

8r.
11



猶太小說集

魯彥譯



3 0543 7272 1

開明書店

文學週報社叢書

1927

860.57
117

猶太小說集目錄

序

夏虜姆阿來漢姆作

臘伯赤克	二
中學校	二一
訶夏懦臘婆的奇蹟	四七
不幸	六三
寶	七〇
創造女人的傳說	七二

v

06924

俾萊芝作：

靈魂……………七四

姊妹……………九一

七年好運……………九七

披藏謝標姆……………一〇四

又用絞首架了……………一一二

和爾木斯與阿利曼……………一一七

賓斯基作：

搬運夫……………一二六

泰夷琪作：

資本家的家屬……………一三二

序

近代猶太文學的勃興是在十九世紀的後葉，在這不到一百年的短促的時期中，牠的進步的迅速真令人驚異，把牠和有千百年歷史的他國文學一比，我們決不會覺得牠有什麼遜色的地方——有時幾乎還覺得牠特別可愛。

在十九世紀初葉和那時以前，希伯萊並非沒有文學，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情，但那時的作家用的都是希伯萊文字，一種過去的，漸爲他們本國人所不認識的將死的文字，因此那時的文學可以說是智識階級的專有品，於一般民衆沒有什麼關係。到了十九世紀後葉就不同，許多作家都決然拋棄希伯萊文而用猶太文了。這猶太文以先原是在德國境內的猶太人所用的一種土語，極像德國話——有的甚至說本是中萊因河地方的

德國土語——後來由德國而波蘭，由波蘭而俄國，幾乎所有的猶太人都說這種話，都認識這種文字，成了猶太人的國語了。因此近代猶太的文學可以說是民衆的文學，真正猶太人的文學。

第一個開闢這塊地田，而且得到很好的成績的大約要算是阿白臘摩維奇（S. J. Abrahavić）接着是斯攀克透（S. ek o.）臘夷金（A. Rajin）提耐藏（Din: zohn）腦姆比格（N. Berg）等人。

隨後，近代猶太文學的兩顆明星出來了，這就是俾萊芝（I. L. Perc 51-1915）和夏虜姆阿來漢姆（Salom-A. hen 1873-19 5）。

俾萊芝的短篇小說非常的出名，他在近代猶太文學界是第一個短篇小說的作家。他的作品瀏亮而含深切的意思，悲憤而不失望，給了近代猶太文學一種新的心靈。他又做過許多詩，都很美妙。

夏虜姆阿來漢姆的真名叫做臘皮儒維奇（S. J. abinović）他是近代猶太作

家中的唯一的諷刺作家。他的作品幾乎沒有一處猶太人的家裏不讀。他專門寫希伯萊人最可笑的事情，使人發笑，但這笑並非平常的笑，是「着眼淚的笑」。他的作品銘言是：「笑可以醫病，醫生勸人常笑。」因此凡一切失敗和不幸，他都不哭，只是笑。他笑着生，他笑着死。他將死前會爲自己做了一篇墓誌，大意是這樣：「這裏葬着一個平常的猶太人，他曾爲男男女女們著了一些書，鞭笞着工人，醫生，商人或教授等等，誰也不寬恕。」的確，他什麼都描寫，什麼也不避忌，在談話中藏着深刻的諷刺，使你感到沉痛，又使你禁不住着淚大笑起來。他又是一個大詩人，又是戲曲家，又是批評家，近代猶太文學的根基到了他手裏可以說已被他築了起來，而且非常的堅固了。

這兩個人以後，猶太文壇上最著名的要算是賓斯基（David Pinski 1872）阿胥（Solom As Isro-）考白林（Leou Kobrin）賓斯基以戲曲家著名，但短篇小說集誘惑也非常爲人所愛讀。阿胥是一個戲曲家，也做小說。考白林則長於長篇小說。

近代猶太文學有一種很顯明的特色，就是人道主義。這大概是因爲散處在各國的

猶太人都受各國當局的嚴厲的壓迫，生活十分艱苦，所以許多作家都呼號着，攻擊着，要求往人道主義的路上走。

這一冊小說集裏的作品多是從「世界文學叢書」之四希伯萊小說集中譯出，原譯者是湖趣尼克 (Is. M. Cuk) 只有中學校是從別一種書上譯出，原譯者爲柴孟霍夫博士，七年好運由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日世界語傳命使 (H. Kold) de Esperanto) 半週刊譯出，原譯者爲由呂斯泰 (J. J. Lys...) 搬運夫由無國際性評論報 (Sennacica Rennu) 中譯出，原譯者爲丹姆貝 (D. Danq) 資本家的家屬由萬國語月刊 (Lingvo Internacia) 中譯出，原譯者爲克拉夷芝 (J. Kraiz) 我所重譯的全是根據世界語譯本。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在上海魯彥。

Šaloin—Alehem

— 夏 薩 姆 阿 來 漢 姆 —



臘伯赤克

——希伯萊的諷諭——

臘伯赤克是一匹和平安靜不咬人的小白花狗，牠不像別的狗似的愛從後面去追襲或人，撕襠或咬足。只要人家不動牠，牠便滿足。但是遇着牠的人都要追逐牠，棍打臘伯赤克，腳踢臘伯赤克的背脊，向臘伯赤克拋石或潑污水——那是一切人的遊戲，彷彿是一切人的責任。臘伯赤克被人打時並不像別的狗似的立刻「露牙」反抗，每當打下來的時候臘伯赤克便一直伏到地上，「啊嚏，啊嚏」的叫着。打過後，牠便垂着尾巴逃去。

躲在屋角裏捕着狗蠅沉思了。

二

臘伯赤克是誰？牠從什麼地方來？——這難得知道，所能知道的是，牠一向是在那院中，這一定是牠走錯了路，失去了舊主人，所以又闖到了一位新主人，永久的留在那裏。

有時你在街上散步，常遇到在路旁走着的小狗一步一步的跟着你。「真討厭！你想，舉起手來朝着狗：『滾開！』那狗便站住，側一側身子，如被人家批頰的人一般，隨後又跟着你。你彎身向地，揮一揮手，彷彿向牠拋石頭似的，但是沒有用。你站住了，腳注視着狗，狗也站住了，腳注視着你；你們便沒有話的相對看着。你睡着走了——狗仍跟着你。你不耐煩起來，拿起棍子，怒氣沖沖的向牠跑去，那時狗便想出了一種方法：牠躺倒地上，四腳朝着天，發着抖，定睛的看着你的眼睛，彷彿說：『我就在這裏！你要打我嗎？——打罷……』

我們的臘伯赤克就是那一類。

臘伯赤克不是饕餮之徒，屋內的東西牠是一點也不去動一動的。臘伯赤克知道桌下的東西是屬於牠，此外便不是牠的事。真的，據人家說，牠在年青的時候確有一點放肆。牠有一次試驗過，似乎無意的，——從肉餚裏偷出來了一隻鵝腳，但恰被女廚子伯騰綺瞧見了。她是一個有黑鬚的猶太女人，她開始大喊『阿綺銳克！阿綺銳克！阿綺銳克！』阿綺銳克來到的那一分鐘，正是臘伯赤克咬着鵝腳要逃出門外去的時候。一到門限上，阿綺銳克便用門將臘伯赤克的身子壓住，一半在門的這邊，一半在門的那邊。於是他們便慇懃的『款待』牠：在門的這邊阿綺銳克用棍子打牠的頭，在那邊伯騰綺用木頭打，而且不停的叫着：『阿綺銳克！阿綺銳克！』從那時起，牠的腦中便留了一個記憶：一當或人向牠走來，對牠說『阿綺銳克』的時候——牠便逃到鬼也沒有到過的地方去了。

四

更使牠一生受苦的，是在我們這裏洗衣服，取牛乳，用石灰刷屋子的烏克蘭女僕巴臘斯珂。她爲什麼憎惡臘伯赤克——這難以知道；她不能寬容牠，一看見牠，她就烈火似的暴怒：“Scoboti hoorobo sojaka nevtina!”……（願疾病取了你去，不忠實的賤狗……）但是不論怎樣，臘伯赤克只是愛在她的脚前徘徊。巴臘斯珂在工作時總是向牠復仇。她在洗衣的時候，常潑一桶冷水在牠身上，臘伯赤克不喜歡這種沐浴，而且以後又必須經過長時的搖擺。她在刷屋子的時候，刷一點白灰在牠面上，牠以後便須整點鐘去舐。她在取乳的時候喜歡用木頭「款待」牠的脚。臘伯赤克學會了蹶跳，木頭飛過來的時候，牠使像鬼似的跳向木頭的上面，但是有一次牠因這「款待」受了一個不好看的處罰了。巴臘斯珂向臘伯赤克擲過去一根木頭，正中在一隻前脚上，於是臘伯赤克用奇特的聲音盡力的狂叫起來：「阿嚏！——阿嚏！——阿嚏！——阿嚏！——阿嚏！——阿嚏！」滿院子內的人統統

來到了。臘伯赤克一見那些人，便開始向他們訴苦，將斷腳伸給他們看，彷彿說：『呵，看哪，巴臘斯珂怎樣對待我呀……』臘伯赤克以爲人家會同情於牠的，以爲人家一定會爲了這件事情割去巴臘斯珂的頭的；但是臘伯赤克錯了。全羣的人都鬨笑了起來；生着鬍鬚的伯臘綺儒手中拿着一個屁子也從廚房裏跑了出來，她用一隻赤露的肘抹着鼻子，說：『斷了牠一隻腳嗎？——很好……』喜歡惡作劇的人也開始呼哨着追逐牠起來。巴臘斯珂又來到了，她又『改善』了牠的命運；她在牠的身上倒了一桶滾水。臘伯赤克重復狂叫起來：『阿嚏！阿嚏！阿嚏！阿嚏！阿嚏！阿嚏！阿嚏！阿嚏……』在這時內，牠跳着，打着滾，咬着自己的尾巴，而且用了可以使捉狹的人的笑聲更高的那種聲音不停的叫號着。一遇到三脚跳着的臘伯赤克人家就在『可敬的記念上』贈牠幾下棍子。臘伯赤克叫着，拖着腳，拐着跑了。那些惡作劇的人用棍子和石頭追逐牠，大喝着，鬨笑着，呼哨着將牠趕出了，趕出了鎮外，直到磨坊的後面……

臘伯赤克一面逃一面想，這一生不回到這鎮裏來了！脚帶牠到什麼世界去，牠便跑到什麼世界去。牠跑了又跑，跑了又跑，最後進了一個村莊，遇到了許多村狗。村狗們圍起來嗅着牠。——「歡迎之至，狗兒！」牠們說，「你從那裏來？你的背上是什麼「畫」？那好像是一種火傷罷？正在那皮的中間嗎？」村狗們驚異的說。

「唉——不必問了！」臘伯赤克顯着憂鬱的容貌對牠們說，「講起來太長了，不能在你們這裏過夜嗎？」

「啊，不勝欣喜！」村狗們說，「街路夠大了，天空還要大。」

「你們在這裏怎樣得到食物的？」臘伯赤克問，「你們用什麼充飢，當肚子需要食物的時候？」

「謝上帝！」村狗們說，「污水是到處都有的；在肉內，上帝又創造了骨頭，願牠們，願

那些主人們，都吃肉，我們就有骨頭，如你所說——以充肚腹了。」

「唔，在你們這裏的是那種主人？」臘伯赤克搖着尾巴問，如那一切都要知道，一切都要探查的一般……

「主人即主人，」村狗們插入說。

「唔，巴臘斯珂呢？」臘伯赤克問。

「那種巴臘斯珂？」村狗們問。

「唔，就是那一個巴臘斯珂，」臘伯赤克說，「就是那一個洗衣服，刷屋子，取牛乳的人，你們不認識巴臘斯珂嗎？」

村狗們立着看臘伯赤克如看瘋子一般：「牠對我們巴臘斯克些什麼呀？」他們重新嗅了牠一遍，一一的分散，各歸自己的地方去了。

六

『嘖，幸福的狗兒們！』臘伯赤克想牠躺倒在地之上，上帝的天之下便想睡覺，但總是不可能。一則那燙過的皮痒得兇；二則肚內咕嚕咕嚕的響着，想吃一點東西，沒有什麼可吃，須一直等到早晨。三則思想不讓牠睡覺，只是想到村狗們對牠講的事：『在他們這裏沒有用門壓狗用木頭打狗的阿綺銳克們。在他們這裏沒有滾滾水的巴臘斯珂們，也沒有呼哨喧嚷着用棍子打狗的促狹的人們。世界上有幸福的狗兒們！我以前還以為只有那邊才是世界哩。真是「在紅蘿蔔內的蟲兒以為比紅蘿蔔再甜蜜的沒有了。」』

臘伯赤克睡熟了。牠夢中看見一個很大的污水盆，盆中滿盛着麵包屑，腸，筋肉，還有豈和骨頭拌起來的粥——寶貝！筋骨，魚骨，還沒有進過嘴的青魚頭和其他等等。臘伯赤克不知道先吃什麼好了。『謹祝口福！』村狗們對牠說，從遠處看着牠怎樣擺布這『宴會』。

『請，請！』臘伯赤克只循規蹈矩而無誠意的對他們說。

『多謝，多謝！』村狗們親善的回答說。這時一種聲音突然進了牠的耳內：『阿綺銳』

克！』臘伯赤克醒了——祇是一個夢……

第二天早晨，臘伯赤克到院子內找污水，殘食，骨頭去了，但是牠所到的地方到處都沒有空。『不能在你這裏吃一點東西嗎？』臘伯赤克問。『這裏不能！也許在別一院個子裏是可以的……』

臘伯赤克從這一個院子跑到那一個院子，從那一個院子跑到這一個院子，到處都是一樣的回答。於是牠想了：『我這樣的等，須等到什麼時候？爲什麼我必須問人家？我若是走近去取了一點來，豈不更好？』臘伯赤克決定這樣幹了。但是在第一次『取』東西的時候——便被村狗們醜罰了一頓。始則人家怒氣沖沖的看着牠，磨着牙齒，繼則幾隻狗一起的攻擊牠，咬牠，扯牠，傷牠的尾巴，將牠拖出了院子。

七

垂着尾巴，臘伯赤克逃入了別一村內——又是那一回事；始則聽到好些貴客之類

的好話，繼則當牠走近污水盆時，人家就怒氣沖沖的看着牠，磨着牙齒，扯牠咬牠——滾到魔鬼那裏去！

一處一處的飄泊和生活惹厭了臘伯赤克，臘伯赤克便這樣的想了：『人們是壞的，狗兒們也並不較人們好些，這樣，我不如到林中去與野獸爲伍。』於是臘伯赤克逃向林中去了。

單獨的在林中飄蕩了一天，二天，三天，牠覺得肚子愈加緊縮，腸兒愈加乾枯了，眼見得就將飢渴而死了！但是臘伯赤克不管怎樣，總還要活着，總還要活下去。

臘伯赤克放下尾巴，伸開前足，吐出舌頭，躺在樹下，發着狗想：『人家在那裏得到一片麵包？人家在那裏得到一塊肉？祇少幾根小骨頭？一點兒水？』牠煩惱得成了一個學究，一個哲學家了！牠開始推論：『爲什麼我，狗，比一切的獸類，比世上的萬物更受苦？忽而一隻鳥兒直向牠自己的巢內飛去……忽而一匹蜥蜴向牠自己的家內跑去……忽而飛行着一條蠕蟲，一條甲蟲，一匹螞蟻——各有各的家，各得其所，只是我狗：哈鳴——』

哈鳴——哈鳴着！

「誰在這裏，在這林中哈鳴着！」一匹過路的狼突然叫着說，牠已餓得伸出舌頭了。

臘伯赤克向來沒有見過狼，所以牠以爲那是狗，牠慢慢的站了起來，伸一伸腰，向狼走去。

「誰？」狼傲岸的問，「人家叫你什麼名字？你從那裏來？你在這裏做什麼？」

臘伯赤克很喜歡遇到了一個「好兄弟」，牠至少還能對牠講一點自己的不幸的事情，牠便憂鬱的開始述說了……

「我老實對你說，」臘伯赤克結論牠的苦惱的故事說，「我如能在這裏遇着獅子，熊，或竟狼，我是很得意的。」

「什麼？」狼譏笑似的問。

「沒有什麼，」臘伯赤克說，「我的死如已豫定，我死在狼嘴裏比餓死在同儕間，在狗類間還願意。」

「唔！狼突然敲着牙齒對牠說，『請你知道，我就是狼，我要把你撕得片片的當中飯了。我飢餓得很，因為我已八天沒有吃東西……』聽了這種話，我們的臘伯亦克嚇得燙過的皮大跳起來了。」

「皇帝陛下親愛的狼先生！臘伯亦克哭着說，『上帝會給你更好的中飯的。從我這裏你能得到什麼？皮和骨頭罷了！依從我，捨了我，憐憫我的狗命罷……』」

在這說話的時候，臘伯亦克垂下尾巴，彎了背，肚子爬着地做出許多醜態，那匹狼幾乎要嘔吐得暈倒了。

「拖了你的狗尾！狼對他說，『滾到鬼魔叢中去，你這賤狗，不要讓我看見你的美』容罷……」

不活不死的臘伯亦克逃走了，牠舉起腳，離開了——離開了樹林，復進了原先的那一個市鎮。

重抵那一市鎮後，臘伯赤克經過牠生長的院子沒有進去，雖然牠的心只思念着牠被人家大打而特打的這一個院子，牠被人家斷了腳燙了背的這個一院子……臘伯赤克跑向勸工場，跑向宰牲坊，跑向屠夫的狗兒處——就是跑向同類處。

「歡迎！府上是那裏，狗兒？」屠夫的狗兒們打着呵欠問，他們在已預備寢所。

「本地，」臘伯赤克說，「你們不認得我了嗎？我就是臘伯赤克！」

「臘伯赤克，臘伯赤克……久聞大名！」屠夫的狗兒們說，假裝着認不出牠是誰似的。

「你的背上有什麼符號？」小狗周采克問，傲然直向牠的面前跳去。

「那當然是區別的符號，不然便只是那種的裝飾，怎麼你不懂呢？」皮上有細毛的紅狗盧譚克戲謔的說。

『呀，真荒謬！』單目獨耳的灰毛老狗西爾珂回答說，『關於符號的事情來問我』好了，『我』會告訴你們那是什麼的，那是對其他的狗，對全狗類宣戰的符號……』

『都瞎說，』沒有尾巴的黑狗樹克說，『最好是請臘伯赤克自己說，最好是請牠講給我們聽。』

於是臘伯赤克躺倒地上，開始講牠自己的歷史了，很詳細，從頭起，大家都騎着，聽着，只有善於戲謔的紅色的盧諦克時時戲謔的打斷牠的話柄。

『盧諦克，你會閉了你的嘴嗎？』沒有尾巴的黑狗樹克說，打着呵欠，『講，臘伯赤克，我們喜歡在飯後聽故事……』臘伯赤克不停的嗚咽的講牠自己苦惱的歷史，但是沒有誰聽着。周采克低低的和西爾珂談着話，盧諦克戲謔着，樹克『呼呼的響着，如十個兵士一起似的，』有時醒轉來，打着呵欠說『講，講，臘伯赤克，我們喜歡在飯後聽故事。』

一清早，臘伯赤克已在街上徘徊了，牠站在很遠的地方看拿斧兒的屠夫們斫肉，忽而掛着一匹牛的前身，頸向下垂，流着血……忽而躺着下部，肥，極肥，寶貝……臘伯赤克看着，羨慕着。屠夫們切碎了肉，時時丟下來一塊皮，一片肉，或一根小骨頭——爲狗兒們。狗兒們跳過去，咬着走開。臘伯赤克觀察着狗兒們行動得如何聰明，他們確跳在應該跳的地方，不遺一根小骨，一得到什麼，便各向旁走開，得意洋洋的躺倒地上開始「宴會」，時時刻刻看着其他的狗，彷彿說：「你們看見骨頭嗎？這一根骨頭是我的，我吃了。」——其他的狗伴作沒有看見，却暗暗的想：「願你餓死！願你得病！願魔鬼捉你去！你整晨的吃，我們須看着你吃，願蟲兒吃掉你……」

還有一匹狗得了一塊皮，預備作中飯，遂尋找着誰也不能看見的地方，以免惹人惡眼……

又有一匹狗對着一個叫着罵着和其餘的屠夫們爭鬪着的善怒的屠夫站着，牠搖着尾巴，諂媚的對別的狗兒們說：「你們看見這一位屠夫嗎？他好像是一個壞人，不是？」

但是請上帝給我如他的靈魂一樣好的年月罷！他是一位親愛的人！世間最好的人！真的金鑽石！他真心的憐憫狗；他是「狗友」……你們即刻就會看見帶肉的骨頭向我飛來

——呵潑！

牠忽然往上一跳，牙齒勤勤的響着，好讓別的狗思量牠已得到了極好的東西……

『加倍的下賤，』有一匹狗說，『牠是阿諛之徒，說謊大家，請魔鬼捉了牠去罷……』

又有一匹狗站在斫肉的木頭旁，當屠夫走開時，一剎那間牠便跳上木頭，用舌頭去舐了。於是在有些狗兒之間就起了狂吠。他們在屠夫前告發牠，而且各種各樣的發誓，說他們親自看見這一匹狗，這一個賊，吃了一塊肉！這是如神之真，如晝之明！他們願意立刻死在這地方，若是他們說的是假話！他們願在第一根小骨頭上斃死……

臘伯赤克沈思了：『我的最後的目的如何？我在這裏站着看着到什麼時候止？所有的狗兒都在跳着接着，人家怎樣幹我也怎樣幹罷……』但是在牠成就『幹』之前——狗兒們已經把住了牠的喉嚨，扯，咬，正在那痛的地方……

臘伯赤克垂着尾巴，走向屋角，張着口開始號哭了。

「你爲什麼哭？」樹克問，吃後舐着。

「我爲什麼能不哭？」臘伯赤克說，「我是世間狗類中之最不幸者！我原以爲在這裏，在同類中，我可以接一點東西的，請相信我，我是不会侵奪的，但是我實在非常的飢餓，我餓得要死了。」

「我相信你，」樹克嘆一口氣說，「我知道「飢餓」的意思，我憐憫你，但是我實無法幫助你，這裏已經擺布好：「每一個屠夫有一匹自己的狗，每一匹狗有一個自己的屠夫。」……」

「唔，這樣好嗎？」臘伯赤克說，「良心在那裏？狗可以在狗類中死斃，飢者可以在餓者中餓死，狗道在那裏？」

「我祇能嘆一口氣幫助你，」樹克說，打着呵欠，吃飽後打盹了。

「如其是這樣，」臘伯赤克說而且自慰，「我就直接到屠夫們那裏去，也許我會獲

得一個屠夫的……」

「不勝歡喜！」樹克回答說，「但是不要走到我的屠夫那裏去，因為你如到我的屠夫那裏去，我會咬斷你的尾巴的；我怎樣，你是看見的，是不是？」

十

臘伯赤克離開了一切的狗兒，直接跑向屠夫們那邊，開始奉承他們，跳向面前，搖着尾巴；但是不幸牠遭遇到了一個屠夫，血氣方剛，筋強力健的青年，他好像開玩笑似的丟過來一把斧兒——賴臘伯赤克蹺蹺的伎倆，幸而沒有中着，不然，臘伯赤克要被砍做二段了。

「你跳舞得真好看，」盧諦克戲謔的說，「比我們周采克好看得多，周采克到這裏來，看人家的跳舞呀……」

周采克來到了，牠一直跳向臘伯赤克的面前，臘伯赤克已不能再忍耐，咬住周采克，

拖倒地上，咬牠的肚子，雪一切的仇恨，於是——逃走了。

臘伯亦克獨自逃到田上，躺下來，苦惱得，羞恥得將嘴掩藏在腳間，不願見光了；就是狗蠅們襲擊牠咬牠，於牠也沒有關係了：『讓牠們咬罷，讓牠們扯罷，與我『鑽到地下去』完全一樣的！』

『醜世界！』臘伯亦克想，『如其狗不能存留在狗們中，同類中，甚至於一天，那末全世界都滅亡了罷……』

~~~~~  
(註) 希伯來諺語。

## 中學校

那最壞的仇人，我告訴你，是不會對你做出這種事情的，像人們自己對自己所能做的事情，尤其是這事情中加入了女人，這就是說妻子。在指誰呢，你以為，我這樣說，唔，正指我自己呢。唔，且將我做一個例罷；猶如你看見我，在你似乎並沒有看見什麼特別的東西；一個平常的希伯萊人，中等階級；我的鼻子上並沒有寫着我錢或無錢，或我負了債。有的，我從前真的有過錢，而且不僅有錢——錢是不值什麼的——我還有收入，光榮而且安靜，我不飛，我不喧嚷，如別人似的愛「嘻，呼，哈」……不，我的原則是，安靜而且不急要比較的好。我安靜而且不急的開店，我安靜而且不急的停歇了幾次，安靜而且不急的和商人們佈置，安靜而且不急的又開始工作了。但是世界上還有上帝呢；唔，他恩賜了我一

個妻子……現在她不在這裏，我們可以明明白白講了……妻子，可以這樣說，如所有做妻子的人一般；我應該說，照容貌，她是一個能忍耐的人，是的，是一個「全人」，願上帝保佑她，身材比我大兩倍，生得不醜，甚至還是一個美人，我們可以說，並不愚蠢，甚至還是一個聰明人，我們可以說，很聰明，知識豐富，一個完全的男子。但正因為這個，就夠壞了！啊，我告訴你，這不是好事，假使妻子是一個男子！無論她怎樣的聰明，但萬能者總是先創造亞當，而後夏娃！但是你去，你去和她說罷，她回答你說：「萬能者先創造你們而後我們，這，」她說：「是他的事情，但關於這個，」她說：「他給我腳底的智慧，比給你腦中的智慧多，關於這個，」她說：「不是我的罪過。」——「因什麼，」我說：「你現在提起這個呢？」——「因這個，」她說：「我提起這個，是因為現在什麼事情都須我管了；甚至孩子進中學校的事情，也要我一個人思量了。」——「什麼地方，」我說：「寫着「中學校」呢？難道在我還不夠嗎，假使他在家裏學習？」——「我已經對你說了一千次了，」她說：「你是永不會得到我同意的，叫我反背世界的風俗走；世界的風俗要，」她說：「現在的孩子去進

「中學校呢？」——「照我的意思」我說：「我以為現在的世界是瘋狂的。」——「只有你一個人，」她說，「有正確的見解！假使這世界，」她說，「都照你的見解做去，世界就真的美麗了！」——「人人，」我說，「本是照自己的見解做事的。」——「願我的仇人們，」她說，「和我的朋友的仇人們的袋中，箱中，櫃中去藏着你腦中所有的東西罷。」——「男子不幸，」我說，「假使女人敢批評他。」——「女人不幸，」她說，「假使她有一個那樣的丈夫，必須女人去批評他！」唔，你去，你去和女人辨論罷！你對她說這件事情，她就回答了，你絕不同的事情；你對她說一句，她就回給你一打；假使你決定緘默了，於是她突然的哭了起來，或當場，請原諒我的表白，她就暈倒了。唔，這時你真令人羨慕了！……一句話，爭論了而又爭論，最後佔勝利的是她，不是我，因為我們不要妄想：假使「她」願意，那時誰還能反對什麼呢？……

一句話，我告訴你什麼呢？「中學校，」決定了！我們必須，她說，開始給孩子預備了，好讓他進「常識之源，」進「姆拉達先拍呂哥委維台耳乃。」（註一）自然，這是大科學，然

而是預事，那「姆拉達先拍呂哥安維合耳乃」！我想：我們這裏隨便那一個最無用的社會小學的孩童都學得會，尤其是像我的孩子那樣——關於他，我可以對你說，你走遍全國，你也找不到這樣的第二個人！我是父親，我照理不該稱讚他，但我可以對你說，像他那樣的頭腦，你尋遍全球也是尋不出的。我冗長的講給你聽什麼呢？他去了，他去考試了，他考試完了，於是……沒有考取。因什麼呢？他的算術只得到二分（註二）他，他們說，不大會計算，不大懂得數學，他們說，你喜歡這種歷史嗎？像他那樣的頭腦，你尋遍全球，甚至你走遍全國，也尋不出的，而他們却講一種數學的歷史給我聽！一句話，他考試失敗了。自然，這極使我煩惱：既然他去考了，我至少也希望他考取！但我畢竟是男子，不是女人，所以我安靜了，而且對自己說道：這事情算是犯罪的犧牲罷，希伯萊人原已習慣了……但你去，去和她說罷！她把瘋狂的事情一趕入自己的頭裏，就永久留在那裏，中學校必須中學校了！我對她說：「告訴我，我的親愛的，你為什麼一定要這樣呢？想免去當兵的義務嗎？他，賴上帝，已有所保證了。」我說，「他是獨養子，至於賺錢，」我說，「在我像賺垃圾一樣，這有什麼

麼，』我說，『妨礙呢，假使他將來和我一樣做一個老板，或和所有的希伯萊人一樣做一個商人，倘若命運注定了，叫他做一個富翁，銀行老板，這也不會使我苦惱的。』我這樣的說而且勸告她。但是牆壁會聽見嗎？『也好，』她說，『他不進「姆拉達先拍呂哥安維台耳乃」，不算大不幸，最好是，他一直進「斯太爾先拍呂哥安維台耳乃」』——唔，怎麼樣！你要「斯太爾先拍呂哥安維台耳乃」，就「斯太爾先拍呂哥安維台耳乃」；這在我自然是很重要的事情！像他那樣的頭腦，不會被你找到，即使你走遍了全國……但最後怎樣呢？正式發表時，他又得到了二分，這次不是數學而是寫錯了！這就是他寫的很好，只是有一個字母他寫得不十分照次序，那個字母「ḥ」，（註四）正確的說，他寫了這個字，這個字母「ḥ」——他怎麼會不寫呢？但他的失敗是因爲，他們說，沒有寫在應寫的地方，真是大不幸！我一點也不知道怎麼到坡耳太伐或廢芝做買賣去，假使他，上帝保佑，把「ḥ」寫在不該寫的地方！唔，我告訴你，人家把這消息告訴我們時，於是「她」自然，變得十分兇狠了；她飛到主任那裏去，她爭論，她辯解，說孩子是什麼都知道的，什麼都

好的；可以試一試，她說，把他叫來，再考試一次，從頭起……自然，人家把她當做過年的雪一樣看待的；人家寫了「二分」，仍是二分，二分還要減！現在跑去罵罷……叫喊和喧嚷起來了；我的上帝，他考試又失敗了！「唔，現在怎麼辦呢？」我對她說，「怎麼辦呢？難道爲了這個，該去毀毒自己的生命嗎？希伯萊人。」我說，「原已習慣了……」於是她，自然，發怒了，丟出火，咒咀，辱罵來了，完全照「她們」的樣子……但我們且不說這個——真可憐的是「他自己」，那不幸的孩子，人家一看他，他就心痛了。這樣的不幸！人家都改用了白色的釘子，而他却不能如此……我對他說，「你多麼蠢，你真是一只平常的驢子！這可能嗎，叫全世界的人都去進中學校？我的蠢子。」我說，「家裏應該有人留着的，不對嗎？倘若你在注意當兵的義務……」我說，於是她大怒了，兇狠的攻擊我說，「真是一個漂亮的慈悲的人。」她說，「誰請求過你？」她說，「叫你用這種聰明的話去勸慰他的呢？最好是，」她說，「你肯給他請一個適合的教師，」她說，「一個特別的，俄國教師去教他文法。」

你聽見嗎？我現在須請兩個教師了！一個教師，一個 *Mesnard*，（註五）已經不夠了！

句話爭論了而又爭論；勝利的是她，不是我；因為我們不要妄想。假使「她」願意，那時誰還能反對什麼呢？

「一句話，我告訴你什麼呢？我們請了一個新教師，一個俄國的，非——上帝保佑——希伯萊人，呀，真正的基督教徒；因為文法，你知道，要進第一級，比羅荷還尖；瑣事，那文法，那字母「tat」……唔，假使我把上帝送給我們的那個教師講給你聽，真是羞恥；我們須因他過最苦惱的日子，他把我們當做下賤的禽獸一般看待，他常對着我們笑，譏笑他，例如——願他在地獄裏燒死——教文法時只是說「大蒜」（註六）這在俄文就是Česnok；Česnok, Česnoka, Česnoku, Česnokuju……魔鬼捉他去！要不是「她」，我早就拴住他的頭頸，把他和他的美麗的文法丟給所有的魔鬼了！在「她」是，一切都可以忍耐；因為孩子將來會知道字母「tat」應該寫在那裏，不應該寫在那裏的，唔，告訴你，人家在冬天裏夠虐待他了，將到五旬節，他就須到屠殺場去了。五旬節過後，他去了，去考試了，他帶回家來的不復是「二分」，是「四分」和「五分」了。歡喜呵，凱旋呵！恭喜呵，恭喜呵……

但是等一等，不要恭喜得這樣快；我們知道的還不十分真確，是不是他取了；這在八月前還不能知道呢！爲什麼祇在八月裏呢？爲什麼不立刻呢？去罷，問他們去罷！但怎麼辦呢？希伯萊人原已習慣了……

八月來了；我看見我的妻子，沒有工夫休息了。她從主任那裏跑到監學那裏，從監學那裏跑到主任那裏……『爲什麼你今天跑來跑去的？』我對她說，『像中了毒的鼠兒，從亞伯拉罕那裏到約谷那裏似的呢？』……『我爲什麼跑來跑去嗎？』她說，『你不是本地人嗎？你難道不知道現在中學校裏有百分比的辦法嗎？（註七）』……『唔，我的先生，怎麼樣呢？他真的沒有考取呢？你願意知道，爲什麼嗎？因爲他沒有得到兩個五分。假使這兩種分數，他都得到了五分，那時，他們說，也許他可以錄取。你聽見嗎？』也許呢！你喜歡這「也許」嗎？唔，我得到了「她」的什麼，我不告訴你；真可憐的是「他」那孩子；他掩着面孔躺在床上，不息的哭着。這繼續得這樣長久，最後我們不得不給他另請教員了。這一個教員是中學校的學生，他給他預備去考二年級，完全用別的教法，因爲考二年級不是

瑣事：不僅要考數學、文法，還要考地理和書法——還有什麼，我不知道了。雖然老實對你說，對於一切，我是不肯給他三種東西的：法典書的註釋的一片，要比他們學校裏所有的功課難得多，而且也許還要比較聰明……但怎麼辦呢？希伯萊人原已習慣了……

一句話，所有的功課都開始了。他起來得很早——功課；他做過早禱，吃過早飯——功課；整天的——功課。直到夜深，我們還聽見他像敲鼓似的：「主格，目的格，加法」

「乘法」……刮人耳鼓。誰還想到吃，誰還想到睡呢？「我們的孩子可憐，我說，『只是無緣無故的難他！這真可憐！』我說，『孩子——上帝保佑——要生病的了！』——『嚼

舌根！』她說，『唔，你要什麼呢？他又到屠殺場去了，這次各種考試都得到「五分」了，除了「五分」沒有別的了！這無用驚奇！像他那樣的頭腦，你原是走遍全國也找不出的；而且除此以外，他還日夜的只是讀，只是溫習呢！這該是好了罷？但那一天來到的時候，錄取新生的名榜掛出來了，——我們看見，我們孩子的名字不在那裏！叫喊，號哭開始了……什麼權利呢？那樣的不公平！一切的功課純然是「五分」！哈，她去了，她去了，她做這個，

做那個……這樣的長久，甚至人家請求她不要再打擾他們的頭腦，這就是；在我們之間講，人家趕她走了。是的，她被人趕走後，於是就大叫着撞到家裏：『哈，』她叫着說，『你是什麼樣的父親呀！假使你是』她說，『一個肯犧牲的，熱心的父親，像所有做父親的人一般，那末，』她說，『你也會想出庇護，像別的人似的，對主任去求庇護，求交結，這個，那個了……』『你喜歡女人的觀念嗎？』難道還不夠嗎，』我說，『我須永久的記住付賬的日子，記住市集，記住債券，記住兌換券和各種別的該咒詛的事情？或者你願意我破產嗎？爲了你的中學校，爬到我喉嚨來的你的班次？』你或者以爲她聽見我對她說的話嗎？完全不，一點也沒有注意！她仍做她的事情：鋸呀，鏗呀，錐呀，如蟲一般的咬呀，日又夜，日又夜。『假使你的妻子，』她說，『在你是一個妻子，你的孩子在你是個孩子，假使我在你，』她說，『還有一點最小的價值，至少一點點……』——『那末怎麼樣，』我說，『那時怎麼樣呢？』——『那時，』她說，『你躺在地底下，我每天埋葬你三次，到了世界的末日也不許你從坟墓裏起身！』唔，你喜歡這種教禮嗎？這只是，如人家所說，捉住丈夫，突然給他洗一

桶冷水澡，爲了可愛的和平！自然，我這邊也不肯緘默的，因爲我畢竟是，如人家所說，一個人，凡人都有膽汁……然而你用不着太羨慕我，佔勝利的自然不是我，而是她；因爲假使「她」願意，那時誰還能反對什麼呢？

一句話，我告訴你什麼呢？我開始去求庇護，求交結，這個，那個了；我不管人家的譏笑，我愛愛着羞恥，因爲人家都很不錯的問我：『你是阿羅儒先生，一個可敬的希伯萊人，你是一個有屋子的人，而你只有一個兒子，有什麼魔鬼在慫恿你，却叫你帶着他拐到不該去的地方去呢？』……唔，去，講歷史給他們聽，說我自己有一個妻子，——願她活一百二十歲——她把這瘋狂的思想放入了腦中了呢：中學校，中學校，而且中學校！還有什麼呢？你知道，我自己也並不過於大笨，賴上帝幫助，我爲我打開了一條必須去的直路，而且進了偉大的先生，中學校校長自己的書房了。是的！我坐下來，和他如此如此的講了起來——賴上帝，我知道和偉大的先生講話，只要我願意，用不着刺我的舌頭。『你要什麼呢？』他問我說，而且請我坐下。於是我低聲的對着他耳朵說：『最尊敬的先生，』我說，『我們



然我叫做卡芝，我的兒子叫做摩賽奧，這就是摩須柯，他要進第三班，正月裏我可以帶他去，他說那時他「當然」會錄取的，你明白了嗎？已經完全不同的言語了！顯見得誰在擦粉，誰就要出門了……祇可惜的是，不是立刻，但怎麼辦呢？既然人家命令你等待，你便必須等待了，希伯萊人原已習慣了……

正月來到了，又是喧嚷，又是這裏那裏的奔跑，今天明天就要開會了，他們叫這會爲「sovjet」，主任和這中學校裏的一切教師都要到會，開過會，這就是說開過「sovjet」後，如他們所說，總能知道孩子取了沒有，那種工作來了；我的妻子不復在家了；沒有飯吃，沒有茶喝，什麼也沒有了；她是在中學校裏，或者再真確的說，她不在中學校「裏」，而是在中學校「傍」，她清早就忍着冷在外面徘徊，她一直等到人家散了會，這就是說散了「sovjet」，如他們所說……冷氣割人，雪風吹着，非常壞的天氣，而她竟在學校外面徘徊着，等待着；女人終於是女人！她知道得很清楚，假使人家答應了，人家一定會神聖地完成的，如此之多……你明白了嗎？但是去，和女人去說罷！一句話，她等了一點鐘，她等了兩

點鐘，她等了三點鐘，她等了四點鐘，所有的孩子都早已出了學校分散了，而她仍還等着。然而你要什麼呢？她等了這許久，直至她最後等到了目的：門開開來了，從那裏出來了一個教師，她就立刻向那教師跳了過去，扯住他，問他不知道會議如何決定，這就是說「soviet」如何決定，如他們所說。於是他回答道：「我爲什麼不知道呢？我們一共取了，」他說道：「二十五個孩子，二十三個是基督教徒，二個是希伯萊人。」「誰呢？」她問道。——「一個叫做夏拍賽耳松，一個叫做卡芝。」——聽見卡芝的名字，我的妻子像箭離弦似的飛向家裏，大樂的跑進屋內：「我恭喜你，我感謝你，呵，偉大的上帝，我感謝你！取了！取了！」同時，她的眼中充滿了眼淚……在我，自然，這事情也是快活的，但爲了這個叫我跳舞，我却沒有這責任，我畢竟是男子，不是女人……「我看，」她對我說道：「這在你不很有價值罷？」——「因什麼，」我說：「你對我加上這種註解呢？」——「因爲你是一個冷血動物；假使你知道，」她說：「這可憐的孩子感動得怎麼樣，你一定不會這樣的坐着，你早已跑去定制服，定帽子，你早已急急忙忙的，」她說：「預備辦酒席了。」——「爲什麼

突然要辦酒席呢？」我說，「這是 bar-minevo（註九）還是訂婚呢？」我極平心靜氣的對她這樣說，因為我畢竟是男子……那時她生氣了，一點也不和我說話了；假使做妻子的不說話了，這比罵你還壞一千倍，因為假使她罵你，你至少還聽見人的聲音，而現在……你對牆壁去說話罷！……一句話，我做什麼要說許多話呢？佔勝利的自然是她，不是我；因為假使「她」願意什麼，那時誰還能反對什麼呢？

一句話，我們辦酒席了。我們請到了親戚和朋友。我們把孩子從頭至腳的穿着起來：很美麗的制服，有白色的鈕扣，帽子前面有一個徽章——完全像一個縣長！人家對他做的事情，真的不錯，好像給了他一個新的靈魂似的，又把他弄活了；他像，我告訴你，七月太陽似的發着光了。賓客們都喝着喜酒，慶賀而且祝禱：「願他非常健康的讀書，願他非常健康的在中學畢業，願他非常健康的從那裏出來再往前走，再往前走，進大學……」——「唉，」我說，「這並不是十分必需的；沒有這個我們也可以，」我說，「滿足的；只願他讀完中學的八班，」我說，「那時我賴上帝的幫助可以給他娶妻子了……」這時我的

妻子看着我，微笑着說道：「請對他說衆位先生他——我求他原諒——大錯而特錯了！他還照着舊法生活着呢。」——「請對她說，衆位先生，我希望有這許多祝福，有如舊法要比新法好。」——「請對他說，衆位先生，」她回答說，「他是請他原諒我……」於是賓客們都大笑了：「阿，阿羅儒先生，」他們說，「你的妻子是一個勇敢的人，願上帝保護她；一個哥薩克人，不是妻子！」同時賓客們都喝了一杯酒，吞了一點東西，大家高興了；他們把我們倆扯了過去，把孩子也扯到中間，圍着跳着，非常的快樂。直到大天亮。早晨，我們和他到「那邊」去了。我們到那邊去的時候，還很早，門和城門都還鎖着，街上連一隻瘋狗，如人家所說，也還沒有。我們在外面立着等了許久，凍得夠了；當人家開門給我們，謝上帝，讓我們進去的時候，我們大喜了。背着書包的小孩子立刻齊集了；噪鬧，喧嘩，嘈雜，鬨笑，奔跑，呼喊，完全像一個市場！穿着有白鈕的衣服的孩子都跳着，互以打，推，揸款待着……

看着這些紅頰眩眼的孩子，我記起了——請原諒我的比喻——我們從前黑暗而狹窄的憂鬱的教會小學，我立刻就信服「她」真是對的，她只是一個女人，然而她有男子的

頭腦……正當我這樣沉思的時候，一個佩紅色釦子的人拿着紙向我們走過來了；那顯然是一個教師。他問我做什麼。我把我的孩子指給他，說我把他帶到小學校，這就是說帶到中學校來了。於是他問我說，「進第幾班？」——「進第三班。」我說，「他剛考取。」他問我，他叫什麼名字。「卡芝。」我說，「摩賽與卡芝，即摩須柯卡芝。」——「摩須柯卡芝。」他說——他的第三班裏沒有摩須柯卡芝。他的表裏有一個卡芝，他說，但不是摩須柯，而是摩爾度黑，摩爾度黑卡芝……「什麼摩爾度黑。」我說，「不是摩爾度黑，是摩須柯。」——「是摩爾度黑。」他說，於是他把紙一直送到我面前來。我重覆的對他說，「摩須柯。」他重覆的對我說，「摩爾度黑。」一句話，摩須柯，摩爾度黑，摩爾度黑，摩須柯，我們這樣的互相摩須柯，摩爾度黑了許久，直至我們知道了很美麗的歷史：人家想給我孩子的，竟給了「那個」了！你明白這故事嗎？人家的確取了一個卡芝了，是的，但是他們錯取了別個了，不是我們的孩子！你知道，在我們城裏有兩個姓卡芝的人家呢……關於這種歷史你怎麼說呢？我預備好了床，却被那個去享受了！你應該知道「那個」是誰，那是那個卡芝。

沒有價值的零，手藝家，好像是裝訂家或什麼類似的東西；他在他自己甚至還是一個十分安靜的人，但是誰認得他，誰知道他呢？絕對的窮光蛋！而現在他的兒子考取了！膽不氣炸嗎？你自己說罷！

你應該看見我孩子的傷心的面孔了，當人家命他摘下帽上的徽章的時候！「你已不復是陪審官了……」處女要出嫁的時候，自然沒有像那天我孩子流淚流得多！我請求他了多少次，但請求和恫嚇都沒有用，「唔，」我對「她」說，「你看，你佈置了什麼好玩的東西嗎？我沒有對你說過，你的中學校在他是一個屠坊嗎？上帝幫助，」我說，「這事情至少是平滑的了結了罷，願他——上帝保佑——不要生病罷……」——「我的仇人們，」她說，「去生病罷，假使他們願意，但我的孩子「必須」進中學校去！雖然他「現在」不能進去，倘若上帝允許，他「一年後」自然會進去的；雖然他不能在「這裏」進去，他可以在「別一處」城市進去的！他「必須」進去，除非我——上帝保佑——閉了我的眼睛，埋葬了！」你聽見這些話嗎？你以為誰佔勝呢？我或她呢？我們不要妄想了！假使

「她」願意，那時誰還能反對什麼呢？

一句話，不必長久的講——我須和他忙碌，受苦了。我和他各處都去，只要有城市的地方，只要有中學校的地方，我們都去，我們都去報名，都去考試，真的考成功了，真的得到了最高的分數，但都真的沒有取爲什麼？總是爲了一百分比！你可以相信我，我那時自己當自己是一個瘋子了：『蠢子』我對我自己說，『什麼爲什麼你從這一個城市跑到那一個城市呢？爲了什麼樣的魔鬼你要這樣呢？唔，假使他已經取了，那時又怎麼樣呢？』不，你說你要怎麼，固執是重大的事情；牠在我自己已變成不能降伏的野心了。最後上帝憐憫我了。我在波蘭找到這種中學校了，「商業」的中學校了，在那個學校裏每一個基督教徒之外，取一個希伯萊人，即取百分之五十。其精義是什麼呢？凡希望兒子錄取的希伯萊人須和自己的基督教徒一塊兒去，假使他，即基督教徒，考取了，你代他付了學費，那時你有一點希望了……因此不是一種負擔，而是兩種負擔了，你明白嗎？我的頭腦爲了我的自己的孩子苦惱得不夠，還須爲別個苦惱了；因爲假使——上帝保佑——約谷的兄

弟愛薩伐（註十）沒有成功，那時約谷也要滅亡了……唔，我應該告訴我在我找到那個基督徒，一個鞋匠之前——他的名字是呵耳雅伐——我須許多次數咒咀我的生命；最後，那一幕來到的時候，唔，我的鞋匠的兒子像柯臘黑（註十一）似的翻落地裏了！他最不知道的功課却正是……「宗教」唔，我應該告訴你什麼呢？我孩子須親自和他坐在一處，和他熟讀「宗教」……你自然想問我的孩子怎麼知道基督徒的宗教的罷？這不必問，因為他什麼都知道，什麼都優美，什麼都明白；假使人家對你說，他有好的頭腦，你就什麼都不必問了。一句話，上帝幫助了，好的時候，幸福時候的來了，他們倆都錄取了。你以為一切都完結了嗎？當註冊取收條的時候到時——我的基督徒不看見了什麼原因呢？他不願意他的兒子在這許多希伯萊人中讀書了！你要怎麼樣，你同他去辨罷——他不願意了！他說，他無須如此，因為在他們基督徒一切的門都開着，他願意進那裏去，就可以進那裏去的，真的，他不對嗎？『那末你要什麼呢，呵耳雅伐先生？』我對他說——『沒有什麼。』他回答說，一句話，議論了而又議論，又得到許多慫恿的人的幫助……我和他

走進飯館裏，喝了一杯，二杯，三杯……在我達到這目的叫他接收收條之前我已經失去了我所有的力量了。最後，得到了上帝的幫助，目的達到了，於是我感謝萬能的給了我休息。

我回家了——新的故事！又是什麼呢？我的妻子沉思而且決斷如此了：『怎麼樣！我們祇有一個兒子，一隻眼睛，而現在他要到那裏去，我們却在這裏？假使這樣，』她說，『我要這命做什麼呢？』——『那末你想怎麼樣呢，例如』我說。——『我能想什麼呢？你不知道，我想什麼嗎？我想，』她說，『和他在一處哩。』——『唔，家呢？』我說，『家怎麼辦呢？』——『家，』她說，『仍是家』……『唔，你能對她說什麼呢？省得冗長的講，我祇告訴你，她坐了車子和他到那裏去了，我完全一個人在家裏了。告訴你，這一家變成什麼樣子罷！願我的仇人們的家庭都這樣。生活不復是生活，交易不復是交易，我們一切的事業都變成寫信了；我寫信給她，她寫信給我，信寄那裏，信寄這裏：『願我的親愛的妻子平安而且康健，』……『願我的親愛的丈夫平安而且康健。』……『上帝，』我寫信給她說，『做什

麼這樣呀？我畢竟祇是人呀！沒有主婦，紊亂得什麼樣子呀……」一句話，一切都如過年的雪一樣沒有用；佔勝利的自然是她，不是我；因為我們不要妄想假使「她」願意什麼，那時誰還能反對什麼呢？

唔，我就要結束這故事了。我折斷我自己，我損壞我自己，我破毀了我的所有的交易，最便宜的賣完了一切貨物，我把我自己裝到了他們那裏去了。到了他們那裏，我開始四面考察起來，想得到一點光明，我又開始尋找而且嗅聞了。經過了極大的困難，和長久的忙碌，我找出了一條小路，我和一個商人開店了。據外貌，他甚至還是一個極整齊的人，是……堅實的老板，甚至還屬於會堂的管事……但根柢上他是一個狡猾的人，騙子，賊，他幾乎完全使我不幸了！你總會明白的，我那時的頭腦是什麼情狀……

但有一次我回家時，我看見我的孩子紅着臉，帽上釘着一種徽章（註十二）奇異的向我走來了。「聽我講，摩須柯，」我對他說道，「你的徽章那裏去了？」於是他說道，「那一種徽章。」我說，「那釦子。」他說，「那一種釦子。」我說，「帽上的釦子，我在節前不是買

給你一頂有新徽章的新帽嗎？」……於是他的臉愈加紅了，對我說：『我摘下了！』……我說：『這是什麼意思呢，你摘下了？』他說：『我們一切都是自由的』……我說：『這是什麼意思呢，你們一切都是自由的？』他說：『我們不再到中學校裏去了』……我說：『這是什麼意思呢，你們不再到中學校裏去了？』他說：『我們大家做了同意，我們不去了！』……我說：『這是什麼意思呢，你們做了同意？那一種的做家呢？那一種的同意家呢？唔，美麗的歡樂到我這裏來了！』我說：『我就是爲這個毀家，我就是爲這個忍受着各種各樣的苦痛和卑遜，好讓你後來做同意的罷？』呵，呵，我說：『你不幸，我不幸，我們都不幸！願上帝至少不要帶一種大不幸給我們希伯萊人民，因爲希伯萊人本來到處都是犯罪的山羊呀！』我這樣的對他說，我發氣起來，教訓他起來了，如平常的父親和孩子說話似的……但是我是有一個妻子的，願她長壽，她奔來了，她舌頭打着鼓起來，說這樣說那樣，說我已完全沒有精液了，說我連一點現在世界變成什麼樣了的小知識也沒有，說現在世界已完全不同了，是一個聰明的世界，真實的世界，自由的世界，一切平

等的世界沒有窮和富，沒有主和奴；沒有被人家剪去毛的羊，沒有嗥吠的狗，沒有搔東西的貓，沒有咬東西的鼠……」——「吠，吠，吠，」我說，「你從那裏學來了這古怪的語言？這是一種新的語言，」我說，「新的文字；這也許是很好的罷，假使你現在把籠裏的母雞放出來，說去，母雞做主婦去……」於是她發氣了，彷彿我在她的身上潑了十桶滾水似的，塔啦，啦，啦，起來，照「她們」的樣子……唔，我須聽這說教聽到終結了，但不幸的是，這說教沒有終結。「唔，」我對她說，「好，結束了罷；我打我自己的胸口，我承認我錯了，我犯罪了，只要你結束了罷，只要你讓我安靜了罷！」但她不願意聽，也不願意看……「不，」她說，她要知道因什麼，為什麼，什麼權利，精細的，反面的，良心怎樣的允許，怎樣的適合，重又，重又，而且又是一次重又那樣的話……

你說，我請求你，誰發明……妻子的呢？

(註1) 俄語 Madsij Pricotoviteline——初級預備班。

(註2) 五分爲最高分數。

(註三)俄語 *Съясъ Прѣловѣіе*——高級預備班。

(註四)俄語 *ѣ* 意即「在」。

(註五)希伯萊宗教書的教師。

(註六)俄國人常用這一個字譏笑希伯萊人。

(註七)希伯萊人現在在俄國讀書非常的困難，無論中學或大學都有一定的限制。在太一點的地方，每

一個學校裏只收全校學生比例百分之三至五的希伯萊人，在居住希伯萊人極多的地方，只收百分之十的希伯萊人，這就是在每十個學生中只收一個希伯萊人。因此有時考試得五分的也須經過選擇。

(註八)非希伯萊人。

(註九)希伯萊風俗，到十三歲即算成人。

(註十)聖經中人物。

(註十一)聖經中說，柯臘黑被地吞進。

(註十二)作者此處講到日俄戰爭時的罷課，那時在波蘭的申學校幾乎完全罷課了。這一次的罷課使無數的孩子遭了殃。

## 訶夏懦臘婆（註一）的奇蹟

### 楔子

你知道趁什麼去旅行最好，最便，最穩嗎？——趁「懶鬼」——婆訶坡耳的猶太人都這  
樣的喊那狹窄的火車。那火車經過下列的各鎮：婆訶坡耳，哈夷新，台撥季克，耐米羅夫，哈  
西且伐台，和那種「被祝福過的」，「亞當的足沒有到過的地方」，婆訶坡耳的猶太人，有  
名的「聰明人」，有許多奇事和稱讚講到這「懶鬼」。一則，你不愁遲到，無論你什麼時  
候來，你總「趁得着」。二則，這多麼值得，你無須爭奪坐位，你可以單獨的旅行，王一般的  
躺在車中一塊空大的地方，而且甜蜜的睡着。這是一點不錯的真話。我趁着這「懶鬼」

已行了二星期，還是站在這原地方，彷彿有魔術似的！但是你不要以為我是在說不滿意的話，我實是很滿意的，因為我竟看見了這樣美麗的事情，聽見了這許多的故事和奇事，使我不曉得自己能不能統統講給你聽。第一有敘述價值的是怎樣建築鐵路。當彼得堡傳出消息，說那地方要通鐵路的時候，猶太人都說：「絕對假的！台潑李克耳哥妥，或婆訶坡耳——要鐵路做什麼？難道他們除了坐火車以外，不受別的「教育」了嗎？」——當地的猶太人都是這樣的談論，婆訶坡耳的猶太人還要譏嘲得利害，他們指着手掌說：「直至這裏生起毛來，我們這裏就有鐵路了。」後來來了一個技師，開始計劃，測量田地時，猶太人便沒有話說了，婆訶坡耳的「聰明人」已經將手隱藏過了。（他們並不消失勇氣，假使他們猜不着；「就是先知者，」他們說，「有時也猜不着的……」）鐵路的建築完成後，雖然婆訶坡耳的猶太人給牠起了一個綽號，如我們所知道，「懶鬼」，可是他們現在很稱讚牠，他們都在講述牠的堪驚的事，傳說和奇蹟。例如他們誇口說，自那火車為「懶鬼」以來，不幸還沒有在牠身上發生過，如常在別的車上發生的那不幸。但是我

們的「懶鬼」爲什麼不發生災難呢？「這很簡單」他們說「行緩者不蹶……」「懶鬼」保守着這原理，走得慢慢的，已經過於慢慢的了。婆訶坡耳的「聰明人」講到和他們同縣的一位先生所發生的奇事：「一位婆訶坡耳的先生，」他們講，「趁着「懶鬼」從婆訶坡耳往哈西且伐台去參與一個孩子的割禮；（註二）待他到時，確當那孩子的十三歲生日。」他們還講着一件奇事，一位伯爾謝達的姑娘和一位耐米羅夫少年的奇事。這兩入各由本地趁着火車去會面，但是直到他們會合的時候，那少年在旅行期內已變成「鴿子一般的灰色」，姑娘的口內已沒有一粒牙齒了，因此做媒的事就作罷……但是，你知道我對你怎麼說嗎？我是不喜歡婆訶坡耳的「聰明人」，不喜歡他們的傳說的，假使我敘寫一件事情，那必是我親自看見過的，或至少是可以相信的人，商人講給我聽的。例如，我親自聽見一個哈夷新的商人說，幾年前「訶夏懦臘婆」時，「不幸」在他們那裏的「懶鬼」身上發生了，這可以說災難的恐慌籠罩了全地方了，那災難係因一個猶太人和一個俄國的牧師而起，我講這歷史給你聽，同我從那個哈夷新商人聽來的一

樣，你讀完了，你自會相信這歷史是真的，哈夷新的商人沒有說謊。

### 正文

「訶夏懦臘婆的奇蹟——我們那裏都這樣的稱那次火車的災難，這災難發生在「訶夏懦臘婆」的時候，在我們的哈夷新，這可是並不說在哈夷新城中，是在哈夷新的前兩站，即在鎮婆李夫柯……」那個哈夷新商人這樣的開始講火車的災難給我聽，這災難發生在一個小小的火車上，人家喊牠爲「懶鬼」的。（我已在楔子中描寫過「懶鬼」）因爲那個哈夷新商人講這歷史給我聽是在趁着「懶鬼」的時候，儘有時間。在車中又祇有二人，我和他，所以他解開了大衣的鈕扣，王一般的躺着，拖長聲的慢慢地講，講時撫摩着自己的肚腹，微笑着，很滿意他自己的故事。

「你趁着我們的「懶鬼」已行了兩星期了，你自然知道牠的習慣的！牠有一種習慣，當牠到了車站停下時——牠忘却了自己還須往前去照「理」，他不是應有超過固

定時間的停止的。例如在柴鐵開微趣站規定着牠只可以停止一點五十分，或在鎖婆李夫柯站——我要講給你聽的，就是關於那裏的事——一點三十二分，不得多一秒；但是魔鬼捉牠去，牠在這兩車站停幾次就幾次超過二點多，三點多。這原因是在看牠的「演習」要多少時候。我們的「懶鬼」怎樣的演習，我會講明給你聽的。除了下車頭以後，那些車掌，機器師，火夫，和站長，憲兵，電報員等一瓶一瓶的喝酒去了。乘客在這「演習」時做什麼呢？你看見的，他們做些什麼？有些人厭倦了，有些人幾乎發瘋了，這個打呵欠，那個在那邊睡熟了，這些人在月台上散着步，兩手合着放在胸上，低聲的唱着歌等等。

「有一次，正在鎖婆李夫柯「演習」的時候，出了事情了；正是「訶夏懦臘婆」的早晨，有一個猶太人站在除卸了客車的車頭旁，看着他，我告訴你，不是乘客，是鎖婆李夫柯的猶太人。這位鎖婆李夫柯人在這裏做什麼？——這很容易明白的！到了「訶夏懦臘婆」，這位鎖婆李夫柯人恭敬的禱告過，快活的吃喝過了。他的神情是喜歡的！他的天上的「訟案」已一樣的結束好，他現在還沒有工作，所以他拿了手杖到火車站來等火車的。

「等火車，」你應該知道，是我們地方上的習慣。火車將要到時，你彷彿被磁石吸着似的到火車站去了。」也許可以看見一個人的。」看什麼？看誰？看台潑李克的猶太人啊，婆第夫克的猶太女人，哥羅浮耐夫斯克的牧師，不論那一種興趣，大家都是要「去尋」的。尤其是，火車在我們是一種新奇的東西——但這我不想說，我祇講「訶夏懦臘婆」時一個拿着杖立在卸下了客車的車頭旁看着，高興的鎖婆李夫柯人，唔，從鎖婆李夫柯來的人立在卸下了客車的車頭旁看着，這有什麼關係？好像——沒有，但是不幸的是乘客中的一個從哥羅浮耐夫斯克，離哈夷新不遠，出來的俄國牧師。他也沒有工作，所以他在月台上散步，停了腳，他也看着卸下了客車的車頭。後來他對那個猶太人說道：「聽我說，猶達柯，你在這裏看見了什麼？」那個猶太人回答說：「人家不喊我猶達柯，是伯爾柯。」  
「啊，是伯爾柯，」牧師說，「你看什麼，伯爾柯，」那猶太人仍看着車頭回答他說：「我站着在觀察上帝的奇蹟，就是說因一點瑣事，這就是說因螺釘的一轉，向那邊轉和轉過來——這樣巨大的機器竟走了！」  
「你怎樣知道，」牧師說，「一個螺釘轉向那邊，一個轉

過來，機器就走了？」那猶太人回答說：「我如不知道，我說什麼？」牧師說：「古軋磨，（註三）你是知道吃的，這就是你所知道的了！」這話，使那猶太人不高興了，（鎖婆李夫柯的猶太人都好功名。）他對牧師說：「你，爸爸，願意同我到車頭上去嗎？我可以告訴你，車頭爲什麼走，爲什麼停呢！」這話惹得牧師大怒了：「這個猶太人能告訴我車頭爲什麼走，爲什麼停……」他大膽的向猶太人說：「爬到車頭上去，海爾西柯！」「人家不喊我海爾西柯，」猶太人回答說，「是伯爾柯。」牧師便說：「啊，是伯爾柯，爬，伯爾柯！」猶太人說：「爲什麼要我爬？你先爬，爸爸！」但是牧師大怒的說道：「是你教我，不是我教你，所以你應該先爬！」一句話，他們倆都爬上了車頭。鎖婆李夫柯的猶太人便開始教牧師以「機械學」，慢慢把一個機頭轉到那邊，一個轉過來，於是——他們的話還沒有出口，他們已經看得嚇死了：車頭離開原處而且——走了……

「現在，我以爲是最好的時候了，就是放下在車頭上的猶太人和牧師不提，讓他幸福的旅行着，先來說明這一個問題：「那個鎖婆李夫柯的猶太人是那一種人？那個膽敢

和教師爬上卸下了客車的車頭上去的人」伯爾柯製醋者——這名字是那個鎮婆李夫柯的猶太人所有。爲什麼人家喊他製醋者？因爲他以製醋爲業，在我們那裏製最好的醋。他這職業，實在說，傳自他的父親，但他——伯爾柯自己這樣說——發明了一種製造最好醋精的機器。假使他有功夫——他說——他可以供給三縣人的醋。但爲什麼不呢？他不願意這樣。——他說——他不貪錢。這樣的人就是我們的製醋者。他不曾在什麼地方學習過——他却知道各種細巧的手工，認識一切的機器。怎麼認識呢？——這人人應該明明白白地知道：做醋像做白蘭地——他說做白蘭地在於「製造」一字，製造的機器和火車的機器相同：製造嗚嗚的吹——他說——火車嗚嗚的吹——這有什麼分別？主要的東西祇是火力。鍋子熱起來，水便滾動，你要向那一邊轉，輪便向那一邊轉。假使你要——他說——牠向右轉，便把汽制轉向右邊，假使你要向左，便把汽制轉向左。這是一——他說——這樣的簡單，已經不能再簡單了！

「現在，將那個鎮婆李夫柯的猶太人告訴過一點之後，我已經可以再講到那災難

的事情上去了。我還須告訴你：在鎖婆李夫柯車站的乘客們中間起了怎樣的恐怖。怎樣的燥熱麼？當他們看見卸下了客車的車頭獨自跑走的時候——他們知道用什麼力麼？——我想，這個你自己必定明白的。起初那些車工追了上去，極像去捉牠似的，但他們即刻就相信，這番努力是徒然的。這次車頭彷彿不管什麼似的跑得非常迅速，所以那些車工，可惜，不得不空手回來了。同着憲兵，站長，他們擬好了一張電稿就打急電給各站：「車頭自跑，速設法。候電！」這個電報引起了什麼樣的恐怖，是容易想像得到的。一則，人家都不懂這電報：「車頭自跑？」「車頭怎能自走？」二則，「速設法」是什麼意思？有什麼法子可以設，除了電報？於是真的，電報就飛滿各處了。各站都互相商量，可怖的消息佈滿了各城各鎮，黑暗統治着世界了！例如在我們哈夷新，人家竟說「多少人已因這可怖的事而死了！」「什麼時候？」——正當「訶夏慳臘婆」的時候，天判之後，「好像他們（在上面）已經被咒咀了……」在哈夷新和一切的地方，人家都這樣的說。我們所受的痛苦和煩惱真是說不出來，然而和那些乘客的煩惱相比，却還比不上。他們留在鎖婆李夫柯的車

站，半途沒有了車頭，如羣羊沒有牧者一般！他們怎麼辦呢？正是（訶夏懦臘婆）節，他們不能停留在這裏過節嗎？……」所有的乘客統集合在一處，開始談論他們自己的現狀和跑走的車頭了。誰能曉得這「跑走的車頭」所發生的事情呢？牠可以碰着那由哈夷新經柴鐵開微趣來鎖婆李夫柯的「懶鬼」的；那些乘客將怎樣的吃苦呢？他們已經預見可怕的禍事了——傾覆的車，人頭，斷了的腳，手，和鮮血淋漓的提囊！忽然，一個電報從柴鐵開微趣來了：「一刻，車頭鬼似的迅速地飛過經柴鐵開微趣，載二乘客，一如猶太人，一如牧師，皆搖手，不知何因。車頭已向哈夷新跑。」現在，這更驚人了一：「一個猶太人和牧師在跑走的車頭上，這是什麼意思？他們怎樣跑走的？爲什麼？那個猶太人是誰？……」漸漸過了一會——大家最後知道了，他，那個猶太人，原來是從鎖婆李夫柯出來的。誰呢？你不認識他嗎？奇怪的話！這人就是伯爾柯，從鎖婆李夫柯出來的製醋者！

「鎖婆李夫柯的猶太人都發誓的說，他們親眼看見過伯爾柯遠遠的和一位牧師站在卸下了客車的車頭旁邊，搖着手！……大家都這樣久久的談着，噪鬧着，竟將這消息

傳到鎖婆李夫柯鎖上去了。這一鎖雖然離開車站不遠，但至消息在鎖婆李夫柯中一傳二，二傳三的時候，每分鐘都要添上一番別的形式，人人都要增加一句話，直到那消息到伯爾柯的家裏竟變得非常的奇駭了，害得伯爾柯的妻子昏暈了十次，人家不得不給她請醫生……於是所有的猶太人都從鎖婆李夫柯往車站去了。在那裏便非常噪鬧，喧嘩起來，竟至站長命憲兵「驅鎖婆李夫柯的猶太人衆離開車站。」因此我們這裏不能停了。那末，我們還是去看看在那跑走的車頭上的猶太人和牧師健康不健康去罷！祇說：「看人家在跑走的車頭上做什麼事情」倒是很容易的！誰能知道那裏的事情？我們應該相信那鎖婆李夫柯的製醋者自己……他敘述那次旅行有這樣的驚異，即使我們說他的話祇有一半實在，也就夠驚人了，況且，我是認識那鎖婆李夫柯的製醋者的，依我看起來，他不是一個說謊話的人。

「最初，當車頭纔跑的時候，——伯爾柯製醋者這樣的講——他記不起來他那時怎樣，他沒有十分害怕，祇是他不明白車頭爲什麼不服從他。照理，——他說——汽制第

二次轉動後，車頭應該立刻停住的，但牠却反而比以前更快了，彷彿有一千個魔鬼推着車似的，牠跑得——伯爾柯講——這樣快，他眼前的電桿竟像蒼蠅一般的腐集了。他的頭昏暈起來，兩腳無力的彎曲了……漸漸的過了一會——他講——他回復知覺時，他記起車頭有停車機了。有——伯爾柯製醋者做着手勢說——一個手止機和氣止機，那種輪子，假使人家把牠轉向右邊，牠就壓住上昇機，輪子就自己停止轉動了。他不明白，爲什麼那樣的瑣事竟會在他的頭裏忘掉！一記起這，他就急忙拿住那輪子——伯爾柯說——要把牠轉向右邊去，但有一個人按住了他的手，說道：「停！」那人就是牧師，失了色，魂飛魄散，幾乎不能說話了：「你要做什麼？」那牧師戰慄的問道：「不要做什麼。」伯爾柯回答說：「我要停止這機器……」「上帝保護你！」牧師對他說：「不要再觸動這機器了！你如不依我，我便扯着你的衣領，把你丟下車頭，使你忘記人家是喊你摩西柯！」「不是摩西柯，人家喊我伯爾柯，」伯爾柯對他說，還要告訴他那個名停止機的輪子，但是牧師不讓他講——苦惱的牧師，「已經轉得夠了，」牧師固執的說，「你已經瞎轉得

夠了，魔鬼捉你去，你該死的！你死在我沒有看見你以前，不至於害我的生命，倒還要好一點！」伯爾柯回答他說：「你或者以爲爸爸在我身上的生命沒有像在你身上的生命那樣寶貴嗎？」「你的生命？」牧師大膽的說，「狗的生命有什麼價值……」這使伯爾柯大怒了！於是他給了牧師——伯爾柯講——一大堆的非難，使他永久的記着。「一則，伯爾柯對他說，「對於狗，我們也該憐憫牠的，照我們的法律，」他說，「就是狗，我們也不該觸犯牠的，牠是上帝的創造物。」「二則，伯爾柯問他說，「因什麼你的生命在這創造者的世界上比別人的生命寶貴呢？我們不是都由來於」他說，「一個根，亞當嗎？我們不都到一個地方——地內去嗎？」「再則，伯爾柯說，「你看，爸爸，看我和我的分別罷：我在盡我所能要停止這車頭，這就是我在顧到我們兩人，而你」他說，「却這樣的與奮竟要把我丟下車頭，這就是要殺人……」這樣漂亮的話，他對那牧師還說了許多，他忠告，述說了許多格言——他說——幾乎害得牧師哭了。他們正在這樣的說話，忽然看見柴鐵開微趣站和站長在他們的面前了，他們便搖起手來，但好像沒有一個人懂得

他們的意思：他們不得不再向前去，向哈夷新去了。到後來那牧師——伯爾柯講——變得「更軟」了，但機器却仍不讓他動一動。他說：「告訴我，萊夷白柯……」「不是萊夷白柯，人家喊我伯爾柯。」伯爾柯插入說。牧師便繼續說道：「啊，是伯爾柯，告訴我，伯爾柯，你或許願意同我一起從車頭跳上去罷……」「做什麼？」伯爾柯問。「自殺嗎？」「都是一樣的。」牧師回答說。「假使我們自殺掉。」但是伯爾柯說道：「你怎麼知道的呢？這不是可以辯論的事情，假使上帝要——呵——呵——呵，做他所能做的事……」「例如？」牧師問。伯爾柯便回答說：「我告訴你，爸爸，我們希伯來人喊今天爲「訶夏儒臚婆。」在這一天裏，世界上的每人每物的命運都要在天上決定，讓牠活或讓牠死；假使上帝判我死——那死就不能避免了。這有什麼分別呢，假使我跌死，或在車頭上撞死，或被雷打死，即使平平常常的在平坦路上走着，」伯爾柯說。「我不能跌倒或死嗎？那末，我爲什麼還要尋死呢？假使上帝要我活，我爲什麼要跳下去呢？」你還要我講什麼給你聽嗎？」伯爾柯從鎖婆李夫出來的製醋者說，他這樣發誓似的說，即使他是一個善說

謊者，人家也要相信的——他記不起來這是怎麼的，但記得當他們到了哈夷新前面，遠遠看見哈夷新工廠的煙囪時，那車頭忽然漸漸的慢起來了。隨後牠，那車頭，「深思」了，站住了。爲什麼？好像「火力」消耗完盡了。車頭的「火力」——伯爾柯製醜者說：——要是消耗完盡了，水便不滾，輪就不走了。這正像——他說——人之沒有食物……於是伯爾柯對牧師說道：「唔，爸爸，我剛纔對你怎麼說的呀？假使世界的創造者不願意我們再活着，誰知道還留着多少時候的火力，誰知道我們現在已在那裏了呢？」伯爾柯這樣的對他說，他——伯爾柯說——那牧師，站了起來，兩眼俯視着，沉默了。他能回答什麼？……但到後來分別時，牧師却對他伸出手來，說道：「再會，綺次柯，伯爾柯插入說，「人家不喊我綺次柯，是伯爾柯……」牧師便說：「啊，是伯爾柯，你聽着嗎，伯爾柯我以前完全不知道你是這樣的一個人呢……」其餘——伯爾柯講——他沒有聽見，因爲牧師提起衣裾往後去，到他自己的哥羅浮耐夫斯克的家裏去了。他，伯爾柯，一直向我們的鎮上，哈夷新來了。他在我們這裏過節，他拜謝上帝救了他的命。他從頭至尾的講那歷史已有

一千次了，每次添上一點新奇的話……人人都邀請這鎖婆李夫柯的嬰醋者去，款待他，願意聽他講「訶夏懦臘婆」的奇蹟，祇願聽他自己講——於是我們就過了一個極快樂的節——唔——唔！」

(註一)訶夏懦臘婆(Hosauorabo)是希伯萊人的節期，凡於贖罪節開始的各人的訟案，都於這一天在天上結束。

(註二)割禮在嬰孩生後第八日舉行，即割去嬰孩陽物的包皮，為希伯萊人的受教禮。

(註三)古軋慶(Melch)是希伯萊人安息日所吃的食物。

## 不幸

「你們在講竊賊嗎？」一個美服的人說，他手中提着一隻提夾，保護着如保護眼珠一般。

這是某夜在二等候車室裏；我們三人並坐着等候那輛遲到一小時十五分的快車，談講着竊賊和偷竊。

「你們在講竊賊嗎？這，且讓『我』來講，因為在世界上哪裏還有像我們賣買中這許多的偷竊事呢？金剛石是小事嗎？人們對於金剛石的熱情是這樣的大，甚至在買主間也有竊賊了；而且在男買主間的竊賊還不如女買主，太太們間之多，我們注意我們不認識的太太，要『用七十七隻的眼睛。』要偷珠寶商人的東西，確是不容易；我可以誇口說，

從我做商人買金剛石以來還沒有什麼被人偷去過——但是，如果不幸註定了誰那，就沒有一點法子想了，你們且聽我講什麼事情罷。

『我自己並不是一個珠寶商，這就是說我雖是一個珠寶商，但並不從事於製造珠寶；我單是一個賣金剛石的商人。我買進了金剛石再賣出去，我常在故鄉的近處賣，不常到遠處去賣；逢到那裏有市集或那裏有買主，我便手中提了我的這個提夾，上了火車去了。』

『有一次，我得到了一個耶虎派次城中某富翁要嫁女兒的消息；他一定，我想，需要金剛石的。如其你們願意知道——在耶虎派次的珠寶商是夠多了，甚至比人家所需要的還多。但是他們各不相關，即使耶虎派次有一萬八千個珠寶商，祇要你把買主招到這裏來，我便證明給你看那一個賺得到錢——是我或是他們。賣金剛石是一種狡猾的事情，須曉得拿什麼東西出來，在什麼地方和對什麼人。我不願意在你們面前誇口，因為我深惡誇口。但是假使你們到別的珠寶商那裏去問我，他們自然對你說，和我競爭是不

容易的。別人在什麼地方得一百羅布，紉在那裏，就可以得到三百。我深諳那種事情。

「一句話，我那次到耶虎派次去了。我帶了，告訴你們，許多的貨物——但願我們大家都有那次貨物所值的錢，雖然那貨品是在這一隻提夾裏的——我上了火車坐着，自然，我緊緊的將自己靠着我的提夾，不離開牠，睡覺呢？——這想也不用想：帶着貨物出門，是不能睡覺的。每一新到的人走進火車，我的心就跳了起來：「也許那一個是竊賊罷！」人們的鼻子上並沒有寫着誠實的字樣……

「得上帝的保佑，行了一天一夜，我沒有吃過飯，沒有喝過水，最後纔到了耶虎派次的富翁處了。我拿出我的貨物，講了又講，甚至於講啞了聲音，我如平時一般的賺到了疾病，賺不到金錢。

「富翁們——我不詛咒他們，但願他們生霍亂病！——總是作難賣貨的人，他們看了又看，觸了又觸，摸遍了那所有的貨品，最後是——什麼都不買。但是怎麼辦呢？賺到錢或賺不到錢，我是應該再跑着走的。也許趕不上火車是呢？於我跳上馬車，急急忙忙的向

火車站去了。這時，我忽然聽見有人在我的後面叫喊：「先生！先生！」我往後一看，看見一個青年向我跑來，他的手中提着一隻正像我所有的提夾，喊着說：「喏，你遺失了……！」

「呵，上帝！這確是我的提夾！什麼地方什麼時候怎麼遺失的呀……上帝註定好了的！牠從我的手中滑了下去，被這位青年拾起來了。我跑到那位青年面前，握着他的手，謝他說：『謝謝你，上帝給你康健和幸福，我非常的感謝你！』那青年回答我說：『這不值得感謝。』我說：『那裏的話！你已經救了我一命，你做了可以進伊甸園去的善事了。請你告訴我，你要我給你多少錢，怎麼的報答，你說不要害羞！』我把手伸入我的袋內，但是他扯着我說：『你自己說這是善行，為什麼還要我拿錢呢？』我聽了他的話，抱着他吻着說：『讓上帝自己來酬報你對我的善行罷！但你至少要同我去吃一點東西，喝一杯酒。』」一杯酒，」他說，「好，為什麼不呢？」

「我已經忘記了車站，我們倆上了馬車到咖啡店去了。到了咖啡店，我們走進一間特別的房子，我點了各種美味的食物，坐了下來，和「我的」青年談了起來。這位青年除

了救我一命——可以這樣說——以外，還非常的合我的意：他是一個富於感情的青年，有一副富於感情的面貌，一雙深沉的，黑色的，莊嚴的眼睛。一句話，——一個年輕的安琪兒！此外他又如女孩子似的怕羞。我請求他不要客氣，想什麼最好的東西吃，便喊堂倌去拿來。他要多少，我便命堂倌拿兩倍來。我們喝得吃得很舒服，如上帝命令我們的一般。但是我們並沒有喝醉，因為希伯萊人不是酒鬼，我們不過想使我們快活一下而已。

「我喝了幾杯酒，話多了起來，我對那位青年說道：『你知道你對我做了什麼事情嗎？你不用懷疑，你確救了我，使我得到極值錢的東西了。——願我們倆都有這貨物的所值的錢財，因為這不是我的，是屬於上帝和他人的。——你實是救了我的名譽，我的生命。因為，假使我回了家，到我的債主那裏去，沒有這一隻提夾，他們一定以為這是我的詐計。我的同業，珠寶商，常常是這樣的：他們把貨物隱藏過了，揚言被人家偷去。這樣，我不得不買一根繩子立刻把自己吊死在樹上了……我喝一杯酒祝你的康健！上帝給你幸福，如你自己所希冀的！祝你康健！我們來接一個吻作別罷，因為我必須走了。』」

「我走到店主那裏去和他清算了賬目待我轉來拿我的提夾時，啊呀！——提夾也不在，青年也不在了！我昏倒了。」

「別人盡力的使我蘇醒，擦我的太陽，捻我的鼻子，扯我的纔剃過的鬚鬚。我醒後又昏了過去。直到第二次蘇醒過來，我纔發出警報，喊集了全耶虎次派的巡警，允許厚酬他們，同他們跑到要緊的地方去，和一切有名的竊賊去認識——但是「我的」青年總是找不到，彷彿他飛上天去了，似的！我實在支撐不住了，我追尋得非常疲倦，我回到旅館裏去躺在床上，想：「怎樣了結我的生命呢？自刎？自縊？或者投河呢？」正當我深思到悲哀的時候，我忽然聽見有人敲門了。「誰呀？」我問。我得到的回答是警察喊我，「捉到了鳥」和提夾，所有的貨物都找到了！」

「你們要我告訴你們聽，我怎樣了嗎，當我看見我的一提夾的金剛石的時候——我喜歡得又昏去了。我是時常要昏去的。我蘇醒時，走到那青年面前，說：「我不明白，請你說明給我聽，我幾乎發瘋了。這是什麼意思，當你拾了我的提時夾，追了上來，還給我，甚至

連酬報你的金錢也不要；而隨後當我轉了一轉身子，只一分鐘間，你就偷去了我的東西；我的生命，我的靈魂？你幾乎弄得我不幸了。再一分鐘，我已經死了……」他，那青年，用深沉的，莊嚴的，黑色的眼睛看着我，極鎮靜的對我說：「這與那有什麼相關呢？這是兩種不同的事情，誠實是誠實，偷竊是——我的職業……」「青年」我說：「你是誰呀？」「我是誰嗎？」他回答說：「可憐，我是一個賊，十二個孩子的父親，大不幸的人，賴上帝，我有一種輕易的職業，但是我對於我的職業沒有幸福。可是這我並不向上帝訴苦，因為我有東西偷，而且常常偷得到手。祇可惜我不能每次成功。不幸……」

「後來當我坐在車上時，我想：「我是一隻怎樣蠢的驢子！我那時用幾句話便可以把這個賊從警察的手裏放掉的，我為什麼要做一個害人的人呢？他將來不是會落到別人的手裏去的嗎……」

「你們或許要一對便宜的金剛石耳環罷？我拿出來給你們看，這種金剛石，你們在夢裏怕也不會看見過呢……」

## 寶

在那邊世界之後，老教堂之下有一種寶。

我們的鎮上有這種傳說。

要找到那寶是不容易的；祇有全鎮的人都和平的生活着，一同去尋找——那時纔能找到。

大家都這樣說，在我們的鎮上。

假使猶太人都同心協力的生活着，假使在他們那裏沒有妒忌，沒有仇恨，沒有爭鬪，也沒有毀謗，假使他們一同去尋找——那就可以找到那寶。不然，牠就深入——深入地

內了……

大家都這樣說，在我們那裏，在鎮上，因此大家去尋找那寶了，各在不同的地方，於是大家開始互相攪擾，爭論和毆打，辱罵和搗亂了，愈久愈利害，單爲了那寶。這一個說，牠應該在這裏，那一個說，牠應該在那裏。

大家開始攪擾，爭論和毆打，辱罵和搗亂了，愈久愈多，愈利害，單爲了那寶——於是那寶……漸漸深入地內了……

## 創造女人的傳說

東方的傳說這樣說：

當世界的創造者要創造女人的時候，他忽然看見所有的材料已爲創造男人用完了。但這並不能使他失却勇氣。

他從蛇身上取出蜿蜒的力；從有幾種藤身上——鈎攀的力；從草身上——顫動；從蘆葦身上——堅直；從玫瑰花身上——嬌豔；從葉子身上——新鮮；從羚羊身上——目光；從太陽身上——明亮；從雲身上——眼淚；從風身上——轉變；從毛身上——柔軟；從蜜身上——甜蜜；從火身上——熱情；從鵲兒身上——嘈雜。

創造者將這種種混合起來，創造出女人——世界萬物中最美的女人。

I. L. PEREC

— 俾 萊 芝 —

## 靈魂

### ——我的少年史——

我恍惚記得我們的屋內徘徊着一個又小又瘦而有尖銳的鬍鬚的猶太人，每次吻着我抱我。我記得後來這一個猶太人病倒在牀上深沉的呻吟着，母親站在他的旁邊，兩手敲着自己的頭。

有一夜我醒來，看見滿屋都是猶太人，聽見街上傷心的號哭……我非常害怕，哭了起來。走來了一個猶太人，將我穿好衣服，帶我到隣家去睡覺。

第二天，我認不出我的屋子了：地板上撒着稻草，牆上的鏡子向左邊反轉，燭架用桌布蓋着，母親穿着襪子，沒有穿鞋，坐在地板上一條小凳上……

母親一看見我，便叫喊着號啕的大哭起來：「孤兒呀，孤兒呀……」靠窗點着一盞小燈，旁邊擺着一杯水，窗上掛着一塊布……

人家告訴我，我的父親死了，他的靈魂在那杯中洗滌，用那塊麻布拭擦……如其我每天誠心的重覆的禱告着死後的祈禱「Kaga」，那靈魂便將一直的飛上天了。

於是我便以為靈魂是一隻鳥……

有一次，一位助教從學校帶我回家時，離我頭上極低的飛過幾隻鳥兒，「靈魂飛了，靈魂飛了！」我唱了起來。

那位助教看着我。

「蠢子！」他對我說，「那是鳥，平常的鳥！」

後來我問母親說：「怎樣能知道靈魂與平常的鳥的分別呢？」

十五歲時，我已學那有艱澀註解 *Tosif*、*Mharso* 的法典，而且是在有名的

Melamed (註1) 左拉汗捻那裏。

到現在我還不知道他的名字真的叫捻，還是學生給他起的綽號，因為他常常忍心的捻人……

他不等到人家「值得」捻的時候捻，他總是先期付與。「祇要你一提醒我，」他屢屢說，「我已付給你應得的分量了！」

他一捻，人家就看見「那個世界的死婆婆」了。但是他同時說：「不要哭，不要無謂的哭！我不過捻你的身體罷了，並非捻你的靈魂。將來墳墓中的蟲若是可以少吃一點，於你有什么什麼害處呢？」

「可是靈魂是什麼呢？」我問。

「抽象性！」Melamed 回答說。

左拉汗捻非常憎惡他自己的妻子，但是因這緣故，我們學生却反而愛她，她好幾次

從 Meamed 的手中將我們救了出來。

尤其是我，常得她的保護，當 Meamed 向我走來的時候，她便喊了起來：『兇手，你要那孤兒的什麼呀！他父親的靈魂會向你報仇的！』

我記得有一次，在冬天的晚上，我從學校回家，全被捻過的皮膚凍得發抖了。

那時我眼望着天，傷心的哭着請求說：『媽媽！給我向左拉汗捻報仇……世界之主呵，他要我靈魂的什麼呀！』

他祇捻我的身體——關於這個我忘記了！

然而，左拉汗捻當節期日閉了法典書而開始講歷史的時候——他完全變成別人了，他的口音響得比較的好聽，他的臉上隱露着甜蜜的微笑。

他對我們講，世界的統治者怎樣的從他自己的寶藏中選出靈魂，怎樣將靈魂吹入身體中。於是我私人的想像，以爲萬能者的寶藏裏的靈魂，如同我母親店內所擺的商品一般，在各種的匣子內，紅的，綠的，白的，藍的……繩子連繫着。

『上帝選出靈魂』 Meamed 講，『指定她來這罪惡的世界時，靈魂戰慄而且哭了……』

『後來安琪兒進了母親的肚內，將 Torah (註二) 教給靈魂。但是到了最後的時間，生產之前，安琪兒在靈魂的鼻子上敲了一下，靈魂就一切都忘記了。』

『因此』 Meamed 說，『凡希伯萊孩子的鼻子下，上唇上，都有一條哇……』

就在那一天我們在城後溜冰，我看見基督教友楊戴克，菲綺采克和姚謝克的上唇上都有一條和我們完全相同的哇。

『姚謝克！』我放胆的問，『你也有靈魂嗎？』

『不是你的事情，』我所得到的回答。

除了那位正教的夫子，我還有一個教師，我在他那裏學寫信。

城裏的人都說他而且判斷他是一個異教徒，我的母親請求他不要教我異教的書。

和知識，只教我寫信……

然而我不知道，他畢竟依了她的請求沒有。

當我對他講那上唇上的畦的故事的時候，他發怒起來了。後來他又大笑着說：「癡子們當然對你講那種故事。」

他鎮靜了，坐下來，擦着眼鏡，撫愛我似的對我說：

「不要相信那種蠢事，我的孩子。」他對我說，「你仔細的考察過那些基督教友嗎？他們的名字叫什麼？」

我將名字一一的告訴了他。

「唔。」他問，「這其中有與你不同的一種眼睛，不同的一隻手，一雙足或不同的肢體的人嗎？他們不和你同樣的笑嗎？當他們哭時，他們的眼淚和你的不同嗎？為什麼他們會沒有和你一般的靈魂呢？所有的人都是一樣的。小孩子們是一樣的，同一的上帝是他們的父親，同一的地球是他們的國土，真的，現在的人民都互相仇視着，他們都各自的思想，」

以爲他們自己是所有別的人民的花冠，以爲上帝只想到他們，但是我們希望較好的時候，較幸福的時候的來到，那時所有的人都認同一的上帝，同一的法律，那時我們神聖的預言者的話將實現了：所有的戰爭都將停止，嫉妒與仇視都將隱滅，人人侍奉同一的世界之創造者，如所記，「知將從錫安出來，上帝的道將從耶路撒冷出來了！……」

這些話我在祈禱時記得。

那位教師還說了許多，但是我懂得很少；我不能相信，「哥夷」(註三)也有智慧和靈魂，所有的人都是平等；我知道我的教師是異教徒，他不相信上帝和救世主。

我注意一件事情，而且將他裝入了腦中，以爲在救世主時期裏，所有的人民都將來求我們的訓教了。那種時期我覺得已很近。所有前救世主時期的徵兆開始出現了：在但以理書的某幾章中，有人發見了好些論證和有力的諷示。從愛來刺以色列那裏傳出來一個明白的消息，說那一年獾狗已不再到聖所的西牆來了，大家每天真的等候着救世

主約瑟。大家不納稅了。救世主來時——他會記得質問那種瑣事的！

婦人們受到最不幸的譴罰了——就是爲了沒有人修理，公共浴室的天花板腐爛了，落下來時幾乎壓死了許多正在洗澡的婦人……

婦人們已開始呼號，阻礙教堂內的祈禱，不讓人家祈禱，直至人家湊合了一點錢去買新木料及棟樑。一切都已預備好，但是大家還不肯雇木匠——可惜化費些盧布！

我相信，在最短促的時期中，那個有意害我，當我溜冰時將腳伸出來把我跌了一交，幾乎撞斷了我的頭頸的姚謝克，那個每次對我伸舌頭的華綺采克，那個用十指指着長鼻子給我看的楊戴克——這些人統統要來對我下跪了！

那時我這可憐人的憐憫者將不提他們對我所作的兇惡，我將講給他們聽，我將使他們接近，講救世主的所有的祕密和事情給他們聽，好讓他們知道救自己的靈魂……

「新年，」有人對我說，「你有一位新Papa（註四）了。」約瑟，我的新Papa，人家對我

說，不捨人，且不無故的打人。

Rab.約瑟是一個高長的猶太人，眉毛很長，將兩眼遮得不大看見了，有長的白的鬚，走路緩慢而且低聲，說話也低聲，彷彿都是祕密似的，上上下下的搖着頭，揚眉，蹙額，手插在黑色的布帶下。

他說出來的每一句話，在我看起來好像是天上的回音。他所禱時，便戰慄起來，正如人家所說，如魚之得水。

我驕傲，做 Rab.約瑟的學生。

還不到赦罪節，我就有和約瑟談靈魂的機會了。

「靈魂」已成爲我思想的中心點，甚至一分鐘也不會忘却……一則約瑟譏笑所有的人民和友誼，將我擲入了「被選」的功名心。

我們猶太人忍受譏笑和各種的不幸不是無謂的。「父親打他所愛的孩子，」是好讓孩子願意了解，好讓孩子受高尚的教育。

「但是我們希伯來人的靈魂也不是統統一樣的：有卑賤的，單純的靈魂，例如左拉汗捻；你的教師，異教徒，有惡鬼的靈魂。有偉大的靈魂，極偉大的靈魂，如最白的粉一般鮮明的靈魂。」

關於靈魂的大小，我能了解的很少，我只推測靈魂的分別如裸麥粉和小麥粉和人家買去做安息日糕餅的麥粉的分別一般！

「但是主要的」Rabi 約瑟說，「是煩悶與苦惱。一個靈魂也不能逃掉，所有的靈魂都須到他們從前入世時所在的階段上去，他們祇用煩悶與困苦洗滌；世界的創造者給我們以困苦，好讓我們記住我們祇是肉和血，碎泥，沒有什麼，上帝一看我們，我們就如地上的沙一般紛紛落下了……但是在「那一個」世界裏，也有人洗滌我們的靈魂。」

於是他講給我聽，人家在地獄中如何對待那些不幸的靈魂……

在節期中，我足有時間想這件事情。

有一次夜間我做了一夢，我是在「那一個」世界。我看見安琪兒們怎樣的從天上伸出手來捉那些從地上的世界回去的靈魂。安琪兒們在選擇靈魂；他們將清潔的，雪一般白的靈魂放了出來，靈魂就如鴿子似的一直向伊甸園飛去。他們將醜惡的靈魂集合了一堆，丟入海中，海中站着有黑手的黑色安琪兒，他們洗滌那些靈魂，隨後就用滾水湯，在又大又黑，立在地獄的火上的鏊子中煮。

從靈魂的身上榨出醜惡的東西時，安琪兒就用熨斗燙他們——我們可以聽得見靈魂的哭叫聲，從世界的這一端到世界的那一端。

在許多醜惡的東西中，我忽然認出了我教師異教徒的靈魂，人家將那一個靈魂洗了又洗，洗了又洗，但愈洗愈黑了……

於是安琪兒宣布說：『這是那個教師，那個異教徒的靈魂！』隨後那個安琪兒向我轉過身來，怒氣沖沖的說：『若是你將來也在那種路上走，這個教師走過的那種路上走——你的靈魂也將這樣的黑——末了且滅亡！』

『不，我將來不在那種路上走！』我朦朧中叫了出來。

我的母親叫醒了。

『什麼呀，我的寶貝？』她吃了一驚，向我說，『你渾身都是汗了！』

『我是母親，在「那一個」世界裏呢！』

早上她追究我，看見過父親沒有。我說：『沒有！』

『可惜，』她遺憾的說，『不然他一定會叫你帶給我一點什麼的。』

我非常想救那教師，尤其爲了他的女兒格恩。我將我的夢講給她聽，但是有什麼用呢？——她不相信夢，她譏笑夢。

我看見，我明白我那教師已是永久的沒有希望了，我必須避開他，不然——他會使我的靈魂，使我的青年的靈魂也滅亡的！

我好幾次想告訴我的母親，他是誰，但是我竟一次也不會完成我的意向。

我好幾次張開了口想說，但我每次總好像覺得格恩在我母親背後對我伸着又白又豐滿的手，做着眼色，彷彿說：『不，不，不要說！』

她那眼光的請求，在我比我的虔敬還強有力；我覺得我爲了她不僅可以赴湯蹈火，而且入地獄也可以。可惜母親和所有的親戚都相信我可以做偉大的事情……

我十六歲了，媒人們已開始以定婚的事來麻煩我母親。但我還有孩子氣，過了贖罪節，我在會堂裏檢集了一些點剩的蠟燭，隨後，在學校裏一面讀書，一面在桌子下兩手捏着蠟……

『現在讀到那裏了？』有一次巴恩約瑟出我不意的問我。

我深思了一會，苦惱的將五指和蠟統統放在Primo（註五）上面……

自然，我得到了應得的分量了，但是我還是繼續的捏。

我最歡喜的是，用繼續做我所要做的事情的時候，我覺得我統治着什麼了。

我用蠟捏成一個人頭，隨後就將人頭捏成一隻貓或一隻鼠子，連上兩隻鼠子，捏成了一隻鷹，最後便將貓、鼠、鷹一起捏成了一塊糕。但是我本身也是蠟的一種…… Robi  
約瑟，那教師，捏我，母親捏我，誰願意捏誰就捏。

格恩完全融化了我了！……人家捏我如捏蠟一般，這使我痛苦，使我大大的痛苦！

我記得很清楚，這使我痛苦，但這並非這樣的關係於我本身，不過關係於靈魂……  
我的同伴都譏笑我，他們給我起了一個綽號「靈魂人」。我所受的苦惱之多，正如那種名字的蠢。

我禱告，重覆這一章：「救我們，上帝，醫我們，上帝！」我十分誠心的請求，但不是想身體，是想靈魂。

『世界之主呀，醫我青年的靈魂！』

『這個是「靈魂人」，』有一個人譏笑的指着我說。

我日夜是這樣的受苦。

人家將格恩看做聰明人，她的父親叫她不外乎「我的聰明人。」

鄰居的女人們都以爲她是一個伶俐的人，常說：「若是她的虔敬如她的聰明——

她的母親在伊甸園中就快樂了。」我的母親也常常稱讚她，說格恩若是羔肉時稍微 *Kasere* (註) 一點，她就要她做媳婦。

有一次我到學校裏去，教師不在，只有格恩一個人在那裏。我忽然想同她商議靈魂的事情了。

脚抖顫着，心跳着，我低着眼睛問道：「人家說，格恩，你是一個聰明人，我求你告訴我，靈魂是什麼呢？」

她微微的一笑，回答說：

「我什麼都不知道！」

但是她忽然悲傷起來，眼淚在眼中出現了。——

「我記得，」她對我說，「母親活着時，父親常說她是他的靈魂……他們非常的相愛！」

我不知道那是怎樣發生的，在那剎那間我忽然顫慄的握着她的手，問道：

「格恩，你願意做我的靈魂嗎？」

她極低極低的回答說：「是的！」

我多麼幸福呵！

有幸，她是一個獨養女，我是一個獨養子，我們倆都是孤兒，因此我們更容易完成我們的事情了。有幸，那教師已聚集了二百盧布作嫁奩，這些錢我母親的店裏很需要。有幸，人家已開始根據謠言，當我是一個異教徒，因此沒有一個女子肯和我結婚，都不理我母親了。最大幸的是，我竟會想到託千派去作合。那個女媒人如機器似的會說話，能連合東牆和西牆我許她另外給她一份贈品……然而我母的親怒我了，哭着說：「呵，若是你父親現在看見我娶了一個什麼樣的媳婦，他還須羞死一次……！」

於是我想出了一個方法，有一次夜間我又叫了起來，說我是在「那一個」世界裏，但這次對母親帶來了父親的敬禮，說他允諾了我的婚姻……

於是我便得到一個新的靈魂了……

~~~~~  
(註一) 希伯萊宗教書的教師。

(註二) 摩西書。

(註三) 非希伯萊人。

(註四) 列王紀上統的教師。

(註五) 法典書之一。

(註六) 儀式的慶賀。

姊妹

窮先生是一位漂泊者，沒有一處地方被他弄得發熱過……他白天在那裏，夜間便不在那裏。他如世界一樣的年老！

他穿着一雙求乞得來的靴子，靴子有許多破洞，他的腳底因此生了許多蘋果似的胼胝。他在地球上步行了這許多年，怕可以出一部真確的世界史，幾部較好的地理誌了——但這些書怕不如我們有的那些爲了從高處，從城上，從王宮看這世界的人做的那樣美麗和雅緻，怕不如現在那些在地上乘汽車乘機關車跑着的人做的……但是除了這樣，窮先生不知道寫了。他從前沒有時間可以學習，現在甚至沒有手可以寫字！他的粗笨而生胼胝的手『適合』於鋼筆，正如他的腳適合於求乞得來的靴子一般，他甚至連講

講的時間都沒有。整天的，他在或處的垃圾堆上做著工，或者尋找工作，或『寶物』，或者他又飢餓又疲倦的倒在或處的柵欄旁，做著救世主在世時候的夢：『餅將在樹上生出！』夜間，或者他如被人害死似的睡熟了，或者他如蛇似的在床上爬行著，搖動著，爲了飢餓或爲了垃圾堆上殘羹冷飯的肚痛，或者他呆蠢的凝視着天空，自己問自己，例如，爲什麼不響雷，或者他依着世界的創造者，富翁和行善者的計算，或依着社會的計算生產孩子……

那計算，好像并不是真確的，因爲有一羣『出世的』的孩子忽然要不見的。那些存留着的便四散於世間，兄弟姊妹各不相識，對面走過時甚至面上連一點微笑也沒有，彷彿異鄉人似的，除非他們在醫院中床對床的躺着——那時他們才一起的呻吟了……我認得窮先生的兩個孩子——兩個姊妹，他們住在瓦薩已有多多年，常常遇到，經過，但彷彿異鄉人似的！

一個住在小小的黑暗的角隅裏，摩珂安伐街的一個地窖中，九個人（三家）之間，每夜同他們一起的爭吸一點空氣；第二個爭吸這許多空氣，是在十個人（四家）之間，

瓦薩的那一端，黑胡同內，頂屋裏。第一個是亞麻色女子，第二個是棕色女子，但這沒有妨害——她們是姊妹，都是窮先生的女兒，她們倆都有薄薄的瘦瘦的兩頰，她們倆都是縫衣女子。那個亞麻色女子在黑胡同一個洗衣處做二十戈比一天的工，她的一組有十六個同事，她爲了想得到近窗的地方，爲了想至少吸一口新鮮的空氣奮鬥着；那個棕色女子也沒有過於強壯的胸兒，昏暈而將窒息的在十八個同事間，那十八個人也和她一起的在一間小屋中，也做二十戈比一天的工。有時她們也在夜裏做工，因此這姊妹各爲自己做了一條布裙，買了一頂草帽，沒有錢買鞋子，兩人便都想出了一個方法：用墨水塗一塗鞋洞中的襪子……她們各不相識，然而如嫡親姊妹一般的互相服役。亞麻色女子每天從摩珂安伐街到黑胡同去，做一大部分的日夜工，以代替她的姊妹——那個在黑胡同的棕色女子；那個棕色女子每天從黑胡同到摩珂安伐街去代替她的姊妹——那個亞麻色女子。

兩人都要走過沙克沙花園，棕色女子由克魯萊夫斯克街來，過尼蔡拉；亞麻色女子

由尼蔡拉來，走過克魯萊夫斯克，她們在花園的中央互相遇到，走過——沒有什麼。

有一次七月間，兩人都因了酷熱醒來了。她們倆的汗都如雨一般，兩人都十分的缺少空氣，幾乎在同一秒間兩人都從自己的床上跳了出來：亞麻色女子在糜珂安伐街，棕色女子在黑胡同的頂屋裏，兩人都急速的起了床穿好了布裙，重又塗一塗鞋帶洞內的襪子，緊緊的帶上草帽，——亞麻色女子帶銀亞麻色的，棕色女子帶煤黑色的，帶在尙未梳過的頭髮上，兩人都從衣袋裏拿出一面小鏡子，照着帶帽子，兩人都對自己微笑了一笑……忽然兩人都想到植物，花，使心熱烈的事情，又想到幾根稀疏的鬚髭，一對細小的眼睛，亞麻色女子想烏黑的眼睛，棕色女子想亞麻色而且深藍的眼睛！兩人都喘了一口氣，又在小鏡子裏看了一眼，因為時候尙早，她們倆便都跑向沙克沙花園裏去了。

亞麻色女子由克魯萊夫斯克城門而來，棕色女子由尼蔡拉的城門來，到了花園，兩人都不高興了！

「左邊，」亞麻色女子想，「食堂內在奏音樂，但人家不讓我進去！」

她的鼻子裏進來了一種美味的燠熱的椰子的氣味，「但是沒有錢，人家不給我。」

「左邊」棕色女子想，「有一個池，許多小魚在裏面游，好看的是，牠們怎樣的上來，

當人家丟給牠們碎麵包時——但是我自己還沒有吃過東西！」

「右邊有人在喝汽水，」她想，「但是沒有錢，人家不給我……」

「也許有時人家會給我的，」兩人同時的安感自己說。她們實在是兩姊妹！她們倆都急急的向花園的中央走去。街上的喧鬧聲正在茫洋的千千萬萬的樹葉間發散。然而好像是非常的清靜，非常的沈寂……

兩人都想坐了，兩人都知道一坐下去，就有「幾根稀疎的鬚髭和一對細小的眼睛」來到，於是切切的密語起來……單是密語，在新鮮的空氣中，各色花壇間密語——是很快樂的……她們差不多被新鮮的空氣所醉了，她們因花的香氣和甜蜜的言語沈入夢幻中，心中幾乎永久是非常的快樂了——雖然這立刻就如肥皂泡一般的要消滅，或這

人會突然看見危險的什麼逃了走——但是她們怕談話，遲誤了時間，她們轉身向右看。一看時鐘，又因為她們是兩姊妹，所以她們在同一秒鐘間一樣的去時鐘。她們兩選擇了朝鐘的同一條凳子，各坐在凳的一端。

她們倆談話嗎？

她們開始相互的看了，但就在同一秒鐘來到了兩個青年，他們在那條凳的中間坐下，轉過身去——棕色青年——朝亞麻色女子，亞麻色青年——朝棕色女子……

兩對人切切的密語着……

當時針表示在「九點後」時，兩姊妹都跳起來，跑着走了。

亞麻色女子從摩珂安伐街過尼蔡拉向黑胡同去，棕色女子從黑胡同過克魯萊夫

斯克向摩珂安伐街去……

她們甚至於看也沒有看清楚……

可能的，例如在醫院中，她們有時會再相會的。

七年好運

——民間故事——

從前某城有一個搬運夫，他的名字叫做安白雅，是一個非常窮的人。有一次，禮拜四日，他把下半截的衣扎在腰帶上，站在市場中等候工作，想得一點錢作安息日的用款。但是那裏的店鋪裏都沒有顧客，沒有人進去也沒有人出來，沒有人購買沉重的東西。他這位苦惱的人，眼望着天求上帝保佑，不要有一個不歡樂的安息日，他的妻子賽萊耳和孩子們，上帝庇護，不要在那一天餓肚子。

這樣的禱告完了，他忽然覺得有人在扯他的衣。他往後一看，看見一個矮小的人。那

人的穿帶像一個林中的獵者，帽上插着一支毛，披着綠色的外套。那人向他行了一個禮，這樣說道：

「聽我講，妥白雅，你的命運裏註定有七年好運，——幸福而且發財哩。什麼時候可以嘗受這七年好運，都在於你。若是你要你的幸福即在今天開始，太陽未落前你就有買一城及其周圍的能力。但是七年以後，你又將窮困，恢復現狀。若是你要你的享福的好時期在你的末幾年來，你將來離開世界時便是一個極大的富翁。」

那人是後來纔看出來，慣裝侏儒的豫言者阿李雅。（註一）但妥白雅以為他祇是一個巫士，因此他回答說：

「我的親愛的人，讓我去罷，因為我是——並非指你！——一個最苦最窮的人，我連安息日的用款都沒有，怕不能酬你的勞呢。」

然而當那人固執地重說了一次，兩次，三次，妥白雅有點注意了，於是回答說：

「假使你親愛的人，不是和我開玩笑，是當真的，假使你問我的話是真實的，我應該

先告訴你，凡我的事情，我向來都是要和我的妻子賽萊耳商量的，沒有她，我不能給你明白的答覆。」

那矮小的人說，和妻子相商是很好的。他勸他去問一問她，他站在這裏等他的回話。安白雅又四處望了一望，他看不見有工作的機會；於是他想，回家去是沒有什麼損失的。他放下了下半截的衣，便向城外走去。他住的地方差不多已在田野上，一所小小的土屋。他要和他的妻子賽萊耳商量這事情。

他的妻子一看見他便非常歡喜的往門外跑了出來；她以爲他拿來了工資可以預備安息日所必需的東西了。

但是他說道：

「不，賽萊耳，上帝已不給我得工資的機會了，但因此却來了一個矮小的……」
於是他告訴她，那個人說他有七年好運；這七年好運在什麼時候開始，或現在或未幾年，都隨他的便。他因此問她什麼時候呢？

賽萊耳想了一會，回答道：

『你去，我的親愛的丈夫，對那個人說，你要這七年好運在此刻開始！』

『爲什麼呢，賽萊耳？』安白雅驚奇的問道。『七年之後我們又要窮的，由富而窮的人比本來就窮的人要不好呢……』

『不要注意那世界罷，我的朋友。人家給你的，你就拿了來，尤其是當我們刻不能緩地須爲孩子們付聖經學校的學費的時候。今天人家已經把他們送回家來了。呵，你看，他們在沙土中玩耍呢！』

這就夠了，安白雅立刻跑回去，明白地回答那個人，他要這七年好運立刻開始。

那人說道：

『想一想，安白雅，你今天是一個極強壯的人，可以或多或少的掙得工資的……但是以後怎樣呢，當你又老又窮又無精力做工的時候？』

安白雅回答道：

「聽我講，朋友，我的妻子賽萊耳願意即刻呢。她說：『一則我們不必注意以後，二則人家已把我們的孩子從聖經學校送回來了……』」

「既然如此，」那人回答說，「你且回家去罷，你還沒有進屋，你就富了！」

他想問他七年以後的事情，但那矮小的人已經不見了。

他，安白雅，回家了。他住在，上面已經說過，城外，差不多已在曠野上。他向家裏走去，看見他的孩子們在屋後沙土中玩耍。他走近去一看，原來他們從洞裏挖出來的不是沙，是純粹的金子……自然，這已經夠了；那七年，那七年好運已經開始了……

時間如箭離絃一般的快，霎時七年過去了。那個矮小的人過了註定的時期便來告訴安白雅，說七年好運已經過去，在地坑裏的金子，在房子裏的金子，甚至藏在別人那裏的金子今晚都要消失了。

他遇到安白雅站在市場裏，如七年前一般，在等候工作。於是他說道：

「聽我講，妥白雅，七年好運已經完了呢！」

妥白雅回答道：

「去，去告訴我的妻子賽萊耳罷，因為這七年裏的錢財都在她的手裏哩。」

於是兩人都出了城，向那原先的田上的土屋走去。他們在門前遇到了賽萊耳。

她也穿得很襤褸，但微笑着。

那人對她說一樣的話，七年好運已經完了！

她回答說，他們並不會享受過好日子，他們並不會把金子當做私產，因為，凡人用十指工作而得的屬於他，不勞而獲的祇是一種保證金，這是上帝為窮人們留在人們的手中的，她祇拿了一點付學費。教育是上帝的事情，為了他的教育事情用他的金子是合理的，此外就不假使現在上帝有了更好更有價值的保證金保存者，就請他拿去交給別人罷！

豫言者阿李雅聽了這話不見了。他把這消息報告給天上的法庭，天上的法官判斷

說沒有更好的保證金保存着了。於是這七年的好運便沒有止境，當安白雅和妻子賽萊耳活着的時候。

~~~~~  
〔註〕豫言者 Alto 帶各色各樣的打扮着在民間故事中出來救人，他是窮人和不幸者的保護者。

## 披藏謝標姆（註一）

美，你想，是現在發明出來的東西，而以前的人，你以為，完全不知道美嗎！荒謬！凡在這個世界可以享受到的美，人家是向來知道的——但享受兩個世界（註二）的美，便不是人人可以得到的幸福了。況且，美是極大的誘惑，我們很容易滑倒，像在溜冰場上一般：

從前有一個極年青的男子采馬黑，他得到了很大的遺產，於是他經營家事了——這，所有的猶太人都希望！他造了一所屋子——宮殿，彩色的房子，罩着天鵝絨和絹綢的家具，極大的鏡子，一切都光彩奪目！人造的水晶的燭台，塗金的桌面……一間會客室，據說是象牙造的，各色的帷幔，每年每節——都新鮮，這地方——伊甸園！

他有一個妻子——真正的美人，畫起來是一幅可愛的像……但他們對於「那一

個「世界也沒有忘記……他的妻子另外有一所住屋，一所鑲屋，如人家所叫，爲了四壁都是鏡子。她的屋中有許多織機和縫衣機，她每天集合了鎮上沒有父母的女孩，教她們兩點鐘的工作，織毛織物，刺繡，和縫紉。她對於這種事情知道很清楚，她有一雙被祝福過了的敏捷的手。此外，她又可驚的聰明，和善。她還用美麗的，聰明的話教她們爲善，講給她們聽。以色列後代的女人應該怎樣舉動等等——這種種都是她的道德，她所做的善事。

她的丈夫采馬黑有他的善事：

在波蘭，那時正是秩序極其紊亂的時候，一個王被逐了，第二個王還沒有舉出，就在這時候，人人做他心裏所想做的事情了……每一座城門都變成了界限，每一處土地都變成了國家，每一個田主都變成了王，各有自己的軍隊和監獄了。

壞的田主是不會缺乏的，他們像平常一般的兇狠起來，而且自然又把他們的怒氣潑到亞伯拉罕，以撒，和亞谷的後代的身上了……

以色列的後代，小孩，城中的居民，鄉人，田地的租借者（註三）等等都非常的受苦了。

一句不好的話——就是吃棍子，遲付租稅——就是進監獄；他們把猶太人的脚用木頭細起來，連妻子和小孩一起丟入了黑暗的，陰濕的洞裏……

因此采馬黑從事於「披藏謝標姆」即去取贖無辜的被捕者了。他帶着滿袋的錢，往各處的鄉村裏去取贖。

有一次在冬天裏，雪幾乎蓋過了屋，一個在田莊租借者家裏教書的Melamed從村裏跑到富翁采馬黑那裏去了。他嚇得幾乎透不出氣了，眼睛突了出來，口裏噴着沫，說：「今天早晨有人牽了田主的命令，去襲擊他的主人，用沉重的木頭網了他和他全家人的脚，拖了去，丟到監獄裏去了，但是他自己，那個Melamed逃脫了，人家也要把他拖去，但他打破了窗子，跳出來，往田上跑着走了，人家還向他丟過來一塊木頭，正打在他的脚上，」牠現在還流着血呢」……

采馬黑一面叫人給 Melamed 請醫生，一面叫人駕上雪車，自己披上外套，拿了錢袋，說着簡短的祝詞，走了。

采馬黑想，這一定是他沒有付租稅！

他到了田主老爺的屋外，便一直走了進去——人家也讓「他」一直進去，因為他原是采馬黑——他不願意冗長的講，冰凍吱吱的響着，玻璃窗上塗了顏色，遮蓋上了冰凍地，租借者和他一家這時將在監獄裏凍死了，因此他只簡單的問道：

「尊敬的老爺，他欠了你多少呢？」

但是尊敬的老爺熬着鬍鬚，微笑了一笑，在他的眼中顯出險惡的火星，說道：

「他一點也不欠……難道我是爲了這個把他丟到監獄裏去的嗎？」

采馬黑害怕起來，又問道：

「尊敬的老爺，他侮辱了你或是對你說了不好的話嗎？」

「他早已被我吊起來了，倘使是這樣。」

「那麼是什麼呢，尊敬的先生，到底爲什麼呢？」采馬黑問，他的心撞了起來，像在劍

子手那裏一般。

『沒有什麼。』田主說，『祇是因爲我知道，你們猶太人有大 Good，有六百十三種道德，這些善事，你們猶太人不能夠件件履行，因此每一個猶太人都只做「一種」善事，爲這一種善事去犧牲自己。人家告訴我說，你把取贖的事情放在你身上，而且說你有一個美麗的妻子，一個真正的美人，比其他老爺們的妻子還美麗。因此我願意讓你完成取贖的善事……只要讓我和我的妻子會合一個鐘點，我不強姦她。』

一聽這話，采馬黑 跑着走了，忘記了雪車。他經過田主的監獄的門口，監獄的周圍正來去的走着幾個拿着鐮刀看守監獄的鄉人。號哭聲從監獄裏傳了出來。一個鄉人把右手的鐮刀放在左手裏，用右手的衣袖擦了一擦眼睛說：

『采馬黑 先生，非常的痛心，一個孩子已經凍死了……』

采馬黑 的心痛了起來，他又跑到田主那裏去了。『既然不強姦，他還沒有失去知覺……』采馬黑 想。

田主 迅速地披上熊皮外套，便向停在屋外的雪車跑了過去。采馬黑 用指頭諷示車

夫逃走的時候，田主已坐進了雪車，而且把正在躊躇的采馬黑也拖進去了。田主推了進車夫的肩膀，說『走！』發冷的馬便疾馳起來，隱沒在雪地裏，彷彿魔鬼似的飛去了……

到家後，采馬黑請田主進了別一間房子，自己就走過走廊到他妻子的房子裏去了。門開着，她站在一些孤兒的中間，正在對她們說道德的事情。采馬黑叫她過來，哭着，痛心的講這事情給她聽，而且把田主所在的房子指給她，於是，還沒有得到她的回答，他就昏暈了……

當他蘇醒時，他不知是怎麼一回事，自己坐在會客廳的一把椅子上，困乏，渾身流着汗。他睜開眼睛，伸開耳朵，便聽見田主的聲音從一間房子裏傳了出來。他記起了一切，跳起來，就向那間房子的門口跑去，但門關着。他彎下身，從鎖洞裏窺了進去，看見她坐在沙發上，他坐在她身邊的一把椅子上，桌子上放着點心，他用自己的手拉着她的手，一會兒又把她的手拉到自己的嘴邊去了。——采馬黑嚇得戰慄起來，便跑着走了。穿過客廳，他經過女孩們所在的房子。門開着，他看見他的妻子正坐在女孩們的中間，在教她們，她的臉上

發着聰明與和善的光——什麼眼昏了嗎？他立刻又跑到那間房子的鎖洞邊去看——她正坐着，身體靠着田主，她的頭在他的肩上，他抱着她，陶醉的眼睛情熱地靠着她的面孔，鬚鬚靠着她的嘴唇——采馬黑又驚嚇得跳了起來，跑到那間房子去了。他的妻子又真的在女孩們的中間，他明明白白地看見她，他聽見她的聲音，乾渴地聽着她的聰明的話：

『以色列後代的女人，』她教孤兒們說，『須同水晶一般的純潔。』

但他忽然又聽見那一間房子有沙沙的聲音，又跑到那邊去了——她的身體完全靠在他的身上，她的白色的赤露的手挽着他的紅色的頭頸，嘴連着嘴，唇連着唇，甚至響了起來了……如瘋狂壓着他的心一般，他又跑了。在路上，他聽見她的甜蜜的響亮的聲音從鏡室裏傳了出來：

『以色列後代的女人須同鴿子一般的安靜，同水晶一般的純潔……』

不幸的采馬黑的頭發暈了，渾身出着汗，倒在椅上，完全失了知覺了……

會合的時間過去，采馬黑自己蘇醒了。田主正從容裏走了出去，采馬黑還看見他的紅色的頭頸。當他在門外隱沒時，采馬黑一切都記起來，戰慄起來了。但是他看見她的妻子也來了，甜蜜而且和善的臉上放着光彩，安靜地走近他，把手放在他的額上，說道：

「我因你的披藏謝標姆而得救了……」於是立刻就暈倒了……

采馬黑像冰一般僵硬的坐在椅上，噓出了最後的一口氣……

(註一) Prájon Sebnim 意為無辜被捕者的取贖。

(註二) 兩個世界是指生的世界和死的世界。

(註三) 地田租借是希伯來窮人的一種職業，他們從波蘭的田主那裏租到鄉間的樹林，花園，草地，或屋子，在那裏擺起攤來做生意，以養活自己和家屬，當在那裏一擔擱下去就是幾十年，於鄉間農商

的發展很有裨益。

## 又用絞首架了

在某一國內，有各種各樣的人，不是完全好的和敬虔的，也不是完全壞的，但是是些介於兩者之間的；這個要比較得壞一點，那一個要比較得好一點。國王是一個聰明的判官，他深知怎樣可以使人們和平，因此向來沒有殘酷的刑罰。他有一種才能，可以使人們的憤怒安靜，使固執的人信服。在他爲王的時期中不僅沒有殺過一個人頭，甚至監獄空着給王后養鷄了。

王對於犯罪的人們命其捐出一點錢給窮人或病院——這就是刑罰了。

『有一個時候會來的，』王說，『那時人們看見市場中立着一個絞首架，怎樣也不明白人家爲什麼把這一根柱插入在地中的哩！』

可是說了這話，王忽然嘆了一口氣，這是什麼意思，沒有一個人明白。王的女兒，獨養女，也看見她父親嘆氣。她固執的要她父親把嘆氣的原因告訴她。王不能拒絕她，於是極秘密的講給她聽了，說他嘆氣是因為怕兩個人！全國，他說，都可以指導，因為人們的心中都是好和壞混合的。當他們，那些人們，向王走來時壞便消失，好便顯現了……但是在國內還有兩個人，一個人祇有好，第二個人祇有壞。若是這兩個人——王害怕——有時相遇了，那我的智慧便不能幫助，又要殺人殺人了……但是王的女兒想了又想，想了又想，總是不明白王的意思。

「嘿」她說，揮了一揮手，「老頭子講的什麼呀！」

有一次，京城大市集的時候，遠處和近處的國人統統來了，王所怕的那兩個人也來了。那個絕對的好和那個絕對的壞的。

於是發生了下面的事情：

當那個完全壞的人看見市場中的絞首架，便高聲的對大眾說：

「人們，你們是可憐的！你們已經許久沒有幸運看見罪人們如何吊在空中，搖蕩在空中了……」

「真的，真的！」民衆喧嘩的響了起來。

那個完全好的人聽見這話，說：

「人們，你們是有幸的，有福的，上帝同善的安琪兒都在保護你們；你們都非常善的，正直的活着，所以你們沒有一個人值得受絞首架的刑罰！」

「真的，真的！」民衆又喧嘩的響了。

「不，」完全壞的人說，「世界不是天堂，這裏沒有安琪兒住着！這裏統治着的只有罪惡；但是他們，人們，都是怕揭發人家，以免自己的罪惡暴露的罪人，犯人，所以絞首架沒有用了！」

民衆靜默了，而且有點發怒。

那個好的想說話，但是壞的不讓他說一句……

『先生們！他又說了，『如果我說的不確實，你們證明給我看看罷！我要看你們中誰覺得自己是非常的清潔，非常的正直，不怕用指頭把那個應該絞首的人指出來！說沒有一個人應該絞首，這是不可能的！』』

民衆彷彿受嚇似的走開去了。

『你們看，罪人們！』那個壞人叫着說，『你們看，我的話是怎樣的確實呀！哈！唔！我證明給你們看，我是一個清潔的人，我是一個無所怕的人罷！』

『喏，這個人應該絞首！』他指着那個好人。

民衆更害怕了。

那個好人要說話，但是壞人仍不讓他說。

『他稱讚你們不是沒有目的，不是沒有目的的！他是要毀滅絞首架！毀滅了絞首架，好使你們不走正路，好使你們的孩子們忘記這個。絞死他表示你們不是他的同黨，表

示你們反對他的行爲！誰不願掩飾罪惡，誰便來幫我絞死他！」

於是當那個壞人從袋中抽出繩子時，就有幾百隻手伸出來幫忙，一分鐘後，那個完全的好人便被絞死了……

王的嘆息和恐懼不是無謂的——人家又用絞首架了……

## 和爾木斯與阿利曼 (Hormuz Kaj Ahriman)

依波斯人的信仰有二位神：和爾木斯，善的神，祇創造光明，同情，智慧和人類所需要的其他的東西；第二位神是阿利曼，惡的神，要毀滅善的一切，如田鼠和蝙蝠一般的愛黑暗，如托爾克伐馬達（註二）一般的殘暴，是愚人的朋友——一句話，碰到這種神只有求神保祐了！你自己明白的，假使沒有阿利曼，這世界便是伊甸園了：人們生活着像雙生兄弟一般甚至像夫妻一般，都不希望別人壞；人們都在街上來來往往行走，不想賺利，也不想欺騙，但找道德和善事做；大家喊着：「誰赤裸了，誰就到我們這裏來罷，我們給他衣服穿；誰飢餓了，誰就來罷，我們給他東西吃；誰口渴了，誰就來罷，我們止他的渴，用水，酒或香檳酒……隨他的意思！」

做妻子的頭上便不會有特製的被射中的鳥兒的翅膀了！主宰着的祇有善善與善反轉來——如果祇有阿利曼全世界便是一個地獄，如船一般的在人類的血海上浮游，迷漫着炒的，蒸的，燻的人類的肉的氣息和煙了……

如果世界不是地獄，也不是伊甸園；如果異教徒審問所的炮烙刑取消了，而大砲仍不終止轟擊；如果有海牙的和平會議同時又有戰爭；如果有世界會議，又有偏狹的國家主義等等——那就是，因為有和爾木斯，同時又有阿利曼，並且他們在戰爭着的緣故。

我知道這事並非完全從波斯書上得來，還由我的相識者，一個老年的波斯人那裏得來。他和我同居，住在我的對面，有一次我和他認識後，我們就常常在一處，像兩個忠實的兄弟一般知己了……

我們遇見時總要恭敬的行一個禮。

『你的蠢子（註二）健康嗎？』他微笑着問。

『他同時還安靜呢。』我回答說『和爾木斯健康嗎？』

『他將要得勝了！』這個波斯人自信的說，『他本是應該得勝的！』

這個老年的樂天主義者毅然決然的措了一措鼻子和面孔，用一塊紅色的手絹——這手絹給善的神和爾木斯做旗子夠好了。

但有一次，這個波斯人的態度猶豫了。

『誰會知道，』他說，『誰會知道呢？阿利曼是一個狡猾的，非常狡猾的兵法家……直到阿利曼明戰和爾木斯時，我相信最後的最後和爾木斯會得勝的，會有凱旋的一天的，自那天以後，黑暗便會不來的！但是我看見……』

『你看見什麼呢？』我問。

我們同在一條凳上坐下。那時正是一個美麗的夏天，我們是在花園內。

於是老年的波斯人歎息着說：

『我看見，』他說，『阿利曼改變了他的戰術了，這真危險……他的舉動卑賤！他帶着假面具！他對爾木斯假裝着謙恭，說甜蜜的話，從頭至腳的對他說謊……和爾木斯，』

善的被他所欺騙了……」

「這可能嗎？」我問。

「你且聽着，」那個波斯人回答說，「我講點他的戰術給你聽：

「譬如如從前，當和爾木斯想使世界驚異，供給一點快樂便創造了描驚的美麗的女人——阿利曼來了，他故意用醜陋的手摸一摸女人的頭，女人的兩頰，於是夠了；女人的頭上生出了一隻角，癩病……但是他成功了什麼呢？——和爾木斯立刻看見了他放出的他的恩惠的光：角消滅了，癩病消滅了，美人反而更美麗，更溫和更可敬了……但阿利曼現在換了一種方法了：他假裝出對於和爾木斯做的一切都欣幸都滿足似的哩！」

「他穿了一件禮服，戴了一頂鈴帽，走到女人的面前，甜蜜的微笑着說：『太太（或者姑娘）我恭喜你得到了我的和爾木斯主的恩寵，你是值得這樣的……全世界理應跪在你的永生的美的面前……』」

於是，美女便變成了妖媚的女人，狠毒的蛇了……

「和爾木斯，例如有時醒悟了，看見窮人艱苦的工作着，沒有生活的方法，他有善的心，寶藏中又不乏金錢，於是他就拿了些戈比，往下丟給窮人……」

「起初，阿利曼派了些強盜和賊去搶善的神所賜與窮人的物品，沒有什麼結果，因為和爾木斯在給與，不斷的給與，賜與哩……」

「但是現在阿利曼換了一種方法了，和爾木斯給了些戈比與窮人——很好，他也與和爾木斯同意，這在他是一個很好的例，他也要爲善了！他丟給窮人滿袋的金錢！於是窮人便變成富人，錢多了起來了，錢愈多，便愈如磁石似的吸引人人，愈貪錢了！於是由窮人變成富翁的不能再有幸福了！他甚至要安靜的睡覺都不能……四周的窮人們更不安靜！——這樣，阿利曼便成功了！

「和爾木斯常賜給人什麼，例如獅子的力和心——這種人於各民族各時代是都有益處的。」

「從前阿利曼要滅亡這種人時，便派所有的惡鬼去逮捕他，屠戮他；但和爾木斯不

讓他這樣：他派了一羣安琪兒去抵抗惡鬼，重又把惡鬼趕入了地獄，英雄便仍是英雄了。但阿利曼現在換了一種方法了：和爾木斯給與力，阿利曼也去加上了一點力，於是爲和爾木斯所賜福的強者便變成野心家，野蠻者了。因爲那過餘的力推着他，他不做有益的事，去做最有害的事了……」

太陽已西沉，那個波斯人回去的時候已到，對我告別。

「還有一個例，」他站起來說，「我要講給你聽：

「人必須飲食，享嘗食物，所以和爾木斯特爲他創造了腸。這是必須的，沒有牠，人便不能生活！阿利曼怎樣做呢？他並不把人的腸剖出來——他祇加上一條「盲腸」這一條盲腸真是危險的東西，人類因此受苦了……」

那個波斯人走後，我想：「他的話不對嗎？和爾木斯給與我們情感，叫我們愛我們的鄰人，我們的祖國，我們的人民，叫我們爲了他們工作，爲了他們犧牲，阿利曼怎麼樣呢？」

「他使這情感滿溢，使由愛國思想變成了偏狹的國家主義，由高尙的情感變成了狂妄，既不發熱，又不發光，祇黑暗的燃燒着好把我們自己燒掉……」

我因此相信那個波斯人的話是對的！

（註一）Toivonen 是西班牙有名的法官。

（註二）希伯來人常稱惡的天使爲獅子。



D. Pinski

— 賓 斯 基 —

## 搬運夫

搬運夫慕謝阿龍臉色蒼白的在馬路旁四處的走，憂鬱的，詢問似的目光向每一過路的人射了過去。他走到人家的店門口，站住腳，看着，用悲苦的目光詢問工作，得不到什麼回答，他又走了。

「什麼好消息呀，慕謝阿龍？」一個店主，穿着長的外套，帶着天鵝絨的帽子的肥胖的猶太人問，同時做出酸苦的容貌。

「呵沒有一點東西搬嗎？」

「把我的胃痛搬了去罷。」店主呻吟着說，慕謝阿龍往前走了。

「你要什麼呀？」一個老板娘正在用一種極高的聲調和自己的丈夫談話，遇着慕

謝阿龍發起怒來了

「呵，沒有什麼，」他喃喃的說，「我可以搬一點東西嗎？」

「用着你時，自然會叫你的！」她叫着說，隨後又同丈夫談話了。

慕謝阿龍又轉到街的盡頭，那裏站着許多搬運夫。他的不幸的面孔轉向他們的眼前去。

「怎麼樣，慕謝阿龍？」有一個人問。

「也許他的妻子第十次懷孕了，」第二個人代他回答說。

「她小產了三次了，你好像沒有數過，」第三個人笑着說。

慕謝阿龍看着過路的人，假裝着沒有聽見。

「真的你怎麼樣，慕謝阿龍？」第一個人又問道。

「怎麼樣嗎？」他衷心的回答說，面孔向同僚們轉了過去。「怎麼樣呢，若是四天中

祇吃了一點乾麵包沒有賺到一點錢哩！」

同僚們都靜默了，沒有誰再願意開玩笑，都沉鬱的看着街道，發出沉重的嘆息。

「我也兩天沒有賺到錢了。」有一個人打破了沉默。

沒有誰回答，大家都走散了。

慕謝阿龍重又在各店的面前踱行着。

「慕謝阿龍，慕謝阿龍！」過了不久有一個搬運夫喊他：「走，有一個大箱子要搬，你的力足嗎？」

「會有的！」

是一個七波特(註二)的大箱子；他幾乎不能移動牠。他站了一會，想一想搬不搬，店裏的人以為他是在想搬箱子的好法子。

「把牠放在這只大袋裏，」店裏的僕人指着一個繩袋說。

「那末來幫我放一放罷，」他轉過去對僕人說。

「你自己呢？」僕人說，但終於去相幫了。

在起首幾步中慕謝阿龍幾乎跌倒了

『什麼，你醉了嗎？』店中有人對他叫着說。

『是的醉了，』他低聲的哼着。

那一個介紹箱子給他的搬運夫遇着他，問他說：

『重嗎？』

『唔，若是重，又怎麼樣呢？』

他幾乎一步也不能走了，但是他抖擻着精神：他將得到二十戈比哩。頭開始發起暈

來，一切都在他的眼前搖幌了，血在頭上激盪着，他感覺到非常的痛，他還是走着。

他將走近屋子的旁邊，痛得更加劇烈了，他覺得有人在推他似的，於是往下的倒了

下去……

因為這是在霍亂病流行的時期，所以有底下的這種談話：

『那圍着許多人做什麼呀？』

『一個搬運夫暈倒了！』

『死了嗎？』

『爲的什麼呀？』

『霍亂病？』

『誰知道？』

『若是窮人自己養活自己，魔鬼知道，用的什麼！』

（註）七五pp 約合中國一百八十斤。

J. Tajč

— 恭 夷 棋 —

## 資本家的家屬

有一個人對她說：

「我是事業家。我雖然不很年青，却是富的。財產聚積起來原都是慢慢地的。我從前已經買了許多女人，但我現在要一個「固有」的妻子以裝飾我的住屋了。我覺得你是最適宜的，我對你提議——做我的妻子罷。我需要些孩子，我年老時好把我的事業，我的名譽，我的百萬家產傳給他們。我對你提議——給我生些孩子。我不是詩人和畫家——營商是我的一生，但是我以為你屢些詩人，叫他們歌頌你的美。我可以雇些畫家，叫他們繪畫你的像。我為你在美室中做一個金子的床，當我抱着你的時候，安琪兒們微笑着。你將在我的地窖內找到最甜蜜的酒和最美味的食物。我命令我的僕人們，凡是你的慾

望都立刻給你完成，現在請你把手給我，我三天後來聽答覆。」

第二個人說：

「我是藝術的自由聖徒，生長在詩人兼畫家的家庭中。我的衣服是襤褸的，我的住屋是狹窄的。但是我的心是你的泉源。到我這裏來罷，而且來喝金杯中的最甜蜜的東西——神的愛罷，因為我的心是在泛濫了。我將用歌唱使你睡覺，用夜鶯的顫音催你醒來。我將用接吻飽你的腹，用顫動的圍抱止你的渴。我一生中已愛了許多人，但是我現在不愛她們了。我的心在希望着你的心！而且向她走去，猶如暴風中的大洋向天空一般。我現在跪在你的面前，吻着你的衣服的邊，對你祈禱，把你的心賜給我罷，到我的窮陋的住屋裏去看訪我罷。我的屋中祇有一支蠟燭暗淡的點着，但是有新鮮的野花等候着你。在花上還顫動着蜜蜂們所印入的最後的吻——牠們的香氣將使你酩酊。在我的房中祇有一個窗子，但是牠朝着花園，紫丁花的桺枝成羣的穿入窗子，在我的桌上，地板上，床上撒下了雪白的花瓣。來罷，我的愛人兒，我們飽嘗初夏的陽光的夢罷。」

三天後，當他們兩人到她那裏去的時候，她說：

『我都完成你們倆的慾望，對你，富翁，我給我的手；對你，詩人，我給我的心。』她伸手給富翁，富翁隨後便去了，詩人留下充滿着憂傷和悲哀的悠然的目光陪伴她。

我們是在財百萬富翁屋中的一間最華麗的房內，女主人坐在一把靠背椅中，目光注視着遠處。畫架前立着那個畫家，他正在畫她的像，旁邊坐着她的丈夫，看着他們倆。詩人深沉在他的工作內；他是在畫那個有了他自己的整個心的人。他只看望她幾次。他們的唇閉着，但是心開着。他的心是整個在她的心上，她的心是整個在他的心上。她的丈夫的目光從她那裏移到畫架上，說：『這一幅像可以裝飾世界上最大的展覽會，牠的名字將為：財百萬富翁的女人。』在他的臉上現出滿意的微笑；他沒有聽見兩顆心兩顆戀戀不舍的心是在怎樣低聲的談話。

在財百萬富翁的一間最華麗的房中預備好了一張彩桌，富翁在慶祝他的妻子的生日，那天來了數十個響亮名字的賀客，音樂奏着，賓客跳舞着，杯中百年前的陳酒噴着沫，富翁喝了一點酒，慾望便充滿了他的心，他站了起來，說：

「我是財百萬富翁，一切對我都是順從的，請詩人畫家到我的面前來，用嘹亮的詩句歌頌我的妻子的美麗，那是我的慾望呢。」

他送給詩人畫家一袋金子，一輛駕四馬的車子。詩人走了出來，讀神的詩——讀他在神聖的苦惱的長夜中所寫的聖美的詩。

主人請他坐在桌子前，命人在他的面前擺下許多甜美的食物和不常有的飲品，但詩人不吃也不喝。

「我祇拿富人們的錢，」他說。

就在那一夜，詩人和些浮蕩的女人用盡了他所得到的金子。

當財百萬富翁的第一個孩子出世時，在資產階級中傳遍了一種名聲說這個孩子太像那個詩人畫家了。

當這個名稱傳到財百萬富翁的耳中時，他便對他的妻子說：

「你是我的法律上的妻子，孩子是我的，我感謝上天，他給了我一個後代。我將來會把我的財產遺傳給他的。」

他露出資產家的驕傲看着孩子：他的富裕的財產因這私有物——孩子——更富裕了。

就在那一年，在一個全世界有名的城中的圖畫展覽會中，資本家的家屬生了極大的喧嚷。那一幅畫中畫着一個可愛的孩子，孩子旁邊有兩個人——一個含着苦惱，目光戰慄着；別一個安靜的，冷然的。第一個說，「這是我的孩子；」第二個說，「這是我的後代。」

在圖畫展覽會的目錄中，資本家的家屬的畫家的名字旁，括弧內註着：「財百萬女人的畫家」……

介紹一個學世界語的地方

## 世界語函授學校

該校附設在上海世界語學會內，由國內深通世界語學者擔任編輯課本，批改課卷，解釋疑問，半年後，便能看書，作文，會話。學費及講義費僅收五元五角。另有詳章。可向上海寶山路三德里該校函索。

---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初版

【文學週報社叢書】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再版

---

.....  
版權所有  
.....

譯 者 魯 彥

發 行 者 開 明 書 店

---

發 行 所

上 海 望 平 街 中 開 明 書 店

---

■ 猶太小說集

實價大洋五角

外埠酌加  
寄費匯費

3